

天主降生一千九百三十七年

聖若望伯爾各滿傳

獻天 縣主 張堂 家排 莊印

河北獻縣耶穌會主教劉准

天主降生一千九百三十七年

聖若望伯爾各滿傳

獻天 縣主 張堂 家排 莊印

河北獻縣耶穌會主教劉准

序

世俗論聖人者勸曰。聖人者非常人。必有非常之事。噫。求聖人於非常之事。無惑乎希聖者日少。而自棄者日多也。聖人不妨有非常之事。聖人要不必有非常之事。性功既邃。事功可有可不有。惟上主主之耳。余曩讀格物時。案頭有真福伯爾各滿傳。爲西士格落所著。日讀數頁。輒爲神往。見其性功至精至粹。無所謂事功也。其生平得力處。卽在日用行習。謹小慎微。讀竟。掩卷歎曰。是誠聖學之準繩哉。以此示人。人不得諉爲高遠。亦不得目爲卑邇。惟是圭璧持躬。冰淵勵志。久而勿懈。卽可馴幾聖賢。因起意譯以華文。以爲吾中國有志者勸。贖格物偶有餘暇。輒譯數行。斗柄一週。譯竟。余以是書

成於忙迫中。頗多鹵莽。滅裂處。東之高閣。不敢以示人。爾來葛裘六更矣。去年冬。聞教宗良第十三位。有列聖品之議。余喜弗自勝。竊自念曰。從此聖人德名日益彰。仰慕聖人者日益衆。是聖人行實益不可無傳也。因意向所譯聖人本傳。取而讀之。深愧不文。何敢問世。正躊躇間。適有同會友見之。謬蒙許可。且爲余解曰。教中聖書。所以資人神益也。但能字句曉暢。莊重不佻。便可傳誦。若摭拾俗書典實。以塗飾爲工。不失之纖濃。卽失之佻達。使閱者豔其華。而遺其實。甚非所以資人神益也。斯言余深味焉。因就原稿而復加磨勘。訛舛者正之。掛漏者補之。繁複顛倒者。刪削改竄之。敘事必期詳明。罔遺瑣屑。措詞無敢組織。但取平通。苟能達意。工拙弗論也。

書成。呈之長者。長者以聖教學堂林立。多奉聖人爲主保。欣然許付手民。欲以聖人風勵羣生也。吾願讀是書者。略其辭。而契其旨。於聖人所以繕性禔躬者。默識而體行之。則讀者不徒讀。卽譯者不虛譯也。是爲序。

前清光緒十四年春

耶穌會蕭司鐸識

聖若望伯爾各滿傳 卷之一

本傳上記聖人始生至起意進耶穌會時事

聖若望伯爾各滿係泰西比利時國棟思城人。伯爾各滿其姓。若望其聖名也。族素尊顯。祖與叔皆嘗居官本城。伯叔二人。舅氏二人。皆棄俗精修。晉陞司鐸。姑輩亦多入修院貞修者。聖人二親。父名若望。母名依撒伯爾。亦皆虔事天主。恪守教規。鄰里稱善良焉。及生聖人。家已中落。其父貿易所得。差堪贍養一家。生有子女五人。聖人其長子也。生於天主降生後一千五百九十九年。即中國萬曆二十六年。西曆三月十三日。瞻禮七。卽日。其母跪於天主臺前。將兒獻於天主。方聖人在襁褓時。卽與常兒迥異。母或懷抱之。或棄置之。或委之於他人。或臥之於床褥。惟

母所欲。不怨不尤。有時面上生瘡。人不堪其苦。猶恒忻忻自喜。從不聞其呱泣之聲。以故人皆見而愛之。爭以懷抱之爲快。依撒伯爾恒自尋思。人之成敗。皆係生初蒙養未正。聖功安可成也。於是刻意玉成之。始啞啞學語。卽教之呼耶穌瑪利亞聖名。甫開明悟。卽教之誦經敬主。謹避罪緣。洎乎七歲。父母見其天資穎悟。命就學於蒙師。在他入子弟。當束髮讀書伊始。多是氣質佻達。嬉戲爲心。不遵學規約束。聖人則大不然。其持己端方。莊重不佻。聞父師之命。恍若出諸天主之口。慄慄奉行。不敢隕越。循規蹈矩。誦讀欣勤。終年如一日。出學回家。遇門尙扃。不敢數四叫號。亦不欲曠廢分陰。卽往近處堂中。跪聖母像前。敬誦串經。靜待門啟。其謙良如此。未幾父母之愛憐愈切。而師長之

寵眷益隆。同學等輩。久習其德。亦莫不傾心愛之。或以小天神稱之。聖人與人周旋和氣。藹然可挹。從不與人口角。稍有失人意處。卽自責求寬。人以此益賢之。

其時聖人祖母猶存。其鍾愛聖人。特異諸孫。每日清晨。入塾原有定時。聖人惟恐遲悞。時或不能安眠。祖母覺而慰之。曰。我日後按時親來喚醒爾。爾可安心熟睡。毋以遲悞爲憂也。聖人忻然許之。乃他日者。未候祖母來喚。時雖嚴冬。卽夙興以待。祖母見而怪之。曰。寒戀重衾。人情同然。吾子何夙興。乃爾聖童。蹴踏對曰。今日未俟祖母命。擅自蚤起。敢求祖母寬恕。然所以蚤起者。特欲先輔二三臺彌撒。求天主降福誦讀之功。然後入學耳。祖母聞而樂之。以爲如此孩提。敬主勤學之誠。若是。洵非尋常。

所可幾及者。

聖人方能識字。卽索取聖書讀之。出學回家。有暇卽展開流連。書中旨趣。細心領會。雖飯時亦不輟讀。必展卷几邊。時時觀覽。是療肉身之飢。兼療靈魂之飢也。將及八歲。自覺他人愛憐太過。恐有不端。決意避人撫摩。身穿衣服。偶有破裂處。非先脫下。不許人補綴。其自重如此。

行年九歲。母患重病。纏綿牀褥。久而不痊。若望孝愛情切。讀書偶有餘暇。卽歸家親侍湯藥。不敢廢離。欲報生成之德。不憚服役之勞。又時勸母堅忍順命。微言至理。娓娓動聽。卽宿學亦不之過也。母故深倚重之。每當抑鬱無聊。一見聖人。聞其言論。心卽懌悅。一日病勢增劇。痛楚異常。萬難安忍。母謂人速召天神。

來。及聖人至。其母愛腸百結。瞬息釋平。自是不能稍離聖人。聖人亦依戀不捨。除進塾進堂。總不他適。

棣思城有公塾一所。其時神父瓦肋略主講其中。若望承父命往受業焉。爲日無多。見塾去家過遠。往返需時。又須行走街衢。諸生無人約束。未免行有不端。聖人目擊情形。心滋不悅。其父懼其染於不善也。亦頗厭之。有盛德神父名厄默理者。於聖母堂側。開設講席。爲訓誨童蒙。尤爲培植有志神品者。起見。故進此塾。卽須卻卸世俗衣服。服飾皆如有神品者。法良意美。一時就學者頗不乏人。諸生沾濡聖化。謹飭端方。迥異公學生徒。聖人見之。嚮慕久矣。其父亦欲聖人改就此學。以家貧故。恐薪水無從籌辦。不果。

一日。父往公學。詢聖人讀書事。於其師瓦肋略。瓦肋略極口褒獎。父心大悅。顧謂若望曰。汝能勤學守規如是。予甚忻慰。欲有所賜於爾。但不知爾所欲耳。若望應聲答曰。兒無他欲。倘得往聖母大堂處讀書。服神品之衣。兒心足矣。父雖以薪水爲憂。然思若望此求。安知非天主聖旨。故不敢阻滯。慨然允其所求。自付曰。倘吾日後窘困。不能供吾子資斧。天主寧不吾助乎。越數日。聖人之父。領聖人見厄默理。囑其加意裁成。厄默理頻聞聖人德才。得聖人爲徒甚喜。聖人亦喜不自勝。師徒交懽。如魚得水。卽日改服神品衣飾。且削髮以示絕俗。他年避世精修。已基於此。從此奮志勤學。檢身守規。有非昔日可比者。在學讀書。沉靜專一。與人不交一言。卽散心時。亦從無喧譁失儀。笑語恣肆。

之時。量而後行。思而後言。言行無一或苟。故時人謂聖人出話。必先咀嚼。蓋言慎也。

幼童聚處最多。小嫌爭端在所不免。若望獨不與人爭辯。人或得罪之。默然不出一語。又不忍見他人爭辯。見之卽遠避之。至若不潔之端。不惟不知其事。抑且不知其名。其靈魂清潔。不受半點塵氛。同學有論說媒褻。舉止不端者。聖人避之如疫。常人如此嚴峻。易招他人畏忌。聖人避惡雖嚴。待人極和。未嘗有悻悻之色。以故人皆畏而愛之。卽年長諸生。亦皆折服聖人。自謂不及。後有一生。見聖人爲名譽所歸。深忌之。數乘機折辱聖人。以惡聲厲色相加。以肆其毒恨。同學諸人見之。咸抱不平。若望獨怡然安之。默不一言。人因是益奇聖人雅量。

若望最重鐸德。西俗以免冠爲敬。鐸德在坐。必免冠爲禮。時當隆冬。鐸德或權免此禮。若望科頭忍冷。不敢惟命。懼褻也。誦讀忻勤。光陰不敢虛擲。散心日。卽請命長者。在學讀書。伏几展卷。手不停披。長者慮其過瘁。或致傷身。數節制之。聖人卽如命散心。毫無難色。飯時。有人高聲讀聖經。或聖人行實等書。聖人必側耳諦聽。牢記於心。猶恐歷久遺忘。必造冊約略錄出。以備參閱。卽此亦可見聖人勤學之一斑矣。學中規程。誦經皆有定時。聖人猶以爲未足。散心時。屢覓靜處。殫精默禱。或進堂拜聖體。或拜聖母像。日間數四。行此神功。久而彌篤。然不樂爲他人所見。欲隱身而不得其地。一日瞥見空箱一具。自量可以容身。乘人不見。卽潛入其中。悉心默禱。自幸得計。歷兩點鐘始出。在箱

局促。屈伸俯仰。諸多不便。聖人若不知其苦者。厥後恐數藏身其中。他人特未之見耳。諸如此類。皆先稟請長者。然後敢行。固未嘗私意自擅也。

此時若望。僅十一二歲。便能刻刻憶念天主。動作食息。總不釋懷。故當用膳時。卽悠然神馳。供饌不辨豐嗇。旨味不別甘苦。食少須卽止。同學友見其儼然若思。心不在飲食。卽笑之曰。伯爾各滿。此刻神遊異鄉。不知拜某聖堂去矣。聖人愛聖母極誠。數減膳以爲獻母之儀。所受餅菓等物。往往置於桌凳間。聽人取食。自己不欲沾唇。人每遇之。卽知是伯爾各滿獻聖母之儀物也。

伯爾各滿自幼摯愛聖母。聞聖母最愛貞潔之德。卽在聖母像

前。或曰。在孟太古聖母名堂。誓願終身絕色。自是愛聖母之情。與日俱進。最喜拜孟太古聖母堂。方六七歲。卽屢從母往拜此堂。去時忍飢徒步。一路默誦串經。毫無倦色。至堂。卽虔誠瞻拜。不敢遊息。及是年受業。厄默理。頻偕師友拜堂。往返二十里。殊不知其勞也。按孟太古去隸思城十里許。山素荒瘠。相傳天主降生一千五百年間。有一大樹輪困離奇。秀出山巔。有好善者。供聖母小石像於樹上。厥後像墜於地。有牧童見之。藏於衣帶間。欲携之以歸。及日暮欲返。忽覺兩足凝滯於地。不能移步。牧童不知其故。不勝惶恐。久之。主人見牧童遲暮不歸。往迹之。至山。見牧童猶屹立山下。不能移動。不勝駭異。後詢知其懷像事。乃憬然悟曰。聖母殆欲在此山受敬。爾乃欲携之以歸。烏乎可。

牧童乃出其像於衣帶間。授之主人。主人復置於原處。牧童如被繫得解。行走易易如初。遂偕主人叩謝聖母而返。至城。徧傳其事於人。人聞其奇。多來瞻拜者。自是聖母多顯靈奇。於是來拜者益衆。至一千六百零二年。有司鐸建堂於山。越二年。見堂湫隘特甚。不能容四方瞻禮之人。毀而復建。輪奐一新。因拜堂者日益加多。仍不能容。會某王公偕公主來拜此堂。見堂小人衆。惻然憫之。爰出鉅貲。鳩工庀材。拓基改建。自一千六百零九年始。至一千六百二十七。凡十八年。堂始落成。此堂局勢閎壯。至今猶存。所顯靈蹟。筆難殫述。遐邇聞名。多來拜謁者。聖人自幼日聞此堂奇迹。故甚愛之。後居羅瑪時。猶朝夕北向遙拜此堂。

聖人兒時。數聞母講聖體要理。言祝聖餅酒內。天主耶穌在焉。故自孩提時。愛敬聖體。最爲肫誠。及受業厄默理。偶有餘閒。卽虔恭往拜。不似他童之性。耽嬉戲也。見同學友領聖體。深妬其福。然自忖愚幼。不可當此大恩。故不敢陳情求領。會大瞻禮日。窻友領聖體者尤衆。聖人見之。心熱如焚。望德倍切於前。忽有聲密語之曰。汝時至矣。聖人聞聲。悚然心動。叩門見厄默理曰。我今年十一歲矣。尙未得領聖體。我雖不堪。然思慕最切。幾難稍待矣。厄默理想聖人此求。必由聖神默照而來。未便阻止。又感其平日整身飭行。勤學守規。加之道理精通。衷情熱切。遂許之。囑其省察。預備告解。聖人曰。已省察矣。遂跪於鐸德足下。行告解禮。雖夙昔所犯。惟有疑似小失。寥寥數次。而深悔痛改。不

遺餘力。因思己心將爲天主聖殿。非痛淚以滌除之。修德以華飾之。不可膺此鴻恩。遂殫精竭慮。加倍摯心祈禱。屆時領聖體。儀容之嫺雅。意念之肫誠。有一種天上氣象。旣領之後。收視反聽。深與天主締結。旣得造物之主。而受造之物。皆不縈心。又蒙天主賜以默禱之恩。恒默存耶穌受難事跡。感慕欷歔。不能喻諸懷。每瞻禮六。必跣足拜耶穌苦路十四處。以申其銘感之情。自初次領聖體。厥後頻赴聖筵。一年凡七十次。

若望又以輔彌撒大祭。是以人而供天神之職。榮莫榮焉。故每得爲之。卽喜形顏色。先盥手以昭其慎重。念彌撒經。口誦心維。絕不苟且。愛敬之誠。由中達外。其有怠慢不恭。跛倚臨祭者。見其肅穆莊嚴。鮮不感動於心。而改容自飭。除大瞻禮外。若望每

月領聖體兩次。領聖體前。恐有得罪某人之處。必先求其人寬恕。然後敢領。每主日告解一次。平日自備小冊。覺偶有微失。卽記載其上。告解前省察。瞭若指掌。旣無慮遺忘。又不須多時。因得專其力於痛悔。定改二大端。年未成童。而能慎密如此。

伯爾各滿自十一歲。就學於厄默理之門。朝夕講貫。意甚適也。無何。歲月推遷。水流箭激。居此塾。奄忽三易寒暑矣。其父以妻病不痊。諸子弱小。旣調養之不易。亦撫育之無人。况長子出就外傳。薪水之資。無從籌辦。輾轉尋思。不得不命若望改業。於是召之歸家。引至其母榻前。嗚咽謂之曰。我且老矣。汝母臥病。汝弟妹穉幼。家旣貧困。讀書爲難。三年以來。勉強支持。若待汝學業有成。尙須多年。一切費用。何從取給。天主使我窘迫至此。是

不欲使汝爲讀書人也。汝賦資聰敏。若改學他業。何難指日學成。以贍吾家。吾子勿疑。其聽我言。聖人聞之默然。少頃。長跪泣請曰。父乎。父乎。尙其免兒此苦乎。兒讀書。原欲日後爲鐸德。傳教救人計也。詎可輟讀改業乎。我家急難。仰賴天主。必將轉難爲易。又何憂懼爲哉。又轉而謂母曰。吾極愛之母乎。兒心所欲。母心豈不欲之。母欲兒陞授神品。若求天主照顧。自然不虛所望。吾父或以供給爲憂。然兒豈求甘食美味乎。有餅水充飢足矣。父聞其言。默思良久。有感於心。然尙猶豫未決也。旣而其妻亦不欲若望廢學。勸其夫曰。事宜稍緩。祈望天主。天主必救我於難。父心稍定。然以家道艱窘。究不知計將安出也。

若望與母旣求天主照管。果然天主不虛所望。正遲疑未決時。

忽有友自瑪利納城來。父與坐談。告以近日困苦狀。友愕然曰。我實天主所遣。救爾急難之人。不然。何巧合若此也。爾家貧困。不妨爾子讀書。讀書但不在棣思。而在瑪利納。瑪利納有一位大鐸德。名斐孟。欲得一妙年童子。聰敏善良者。爲指臂之使。而恒難其人。固知非爾子若望莫屬也。若望在大鐸德處。既可息父母之肩。亦可卒詩書之業。是一舉而兩得也。吾且修書薦之。父曰諾。

斐孟既接薦若望之書。拆閱之餘。喜出望外。卽日遣人造訪。父母聞信。深感天主保全。使若望得遂其志。若望復更俗衣。不無難色。然視此行。爲晉陞神品之捷徑。於是毅然辭父母師友。登程前往。若望既去。其師痛不欲生。居常悒悒。嘗謂人曰。若望爲

我心之樂。彼既去。使我在世。更無賞心之事。雖生不如死之。猶愈也。

斐孟既得若望爲僕。竊自忻幸。襄者友人薦若望。盛稱其爲人。竊疑太過。及見其冲和恭謹諸德。乃知所言尙未逮也。因而甚鍾愛之。入則同居。出則偕行。雖父子之親。亦不之過。然聖人不敢恃愛。有所脫略。事大鐸德。如事天主耶穌無異。先意承志。備極周詳。又能諸事忻勤。不辭勞瘁。凡洒掃屋宇。洗滌器皿。種種賤役。莫不爭先爲之。同僕見其如此。多以苦役委之。聖人卽怡然安之。絕無怨色。斐孟見其過勞。殊覺不忍。囑其毋復如此。而聖人不敢從命。每思耶穌在世。服役聖母聖若瑟。何所不至。念及此。卽茹苦如飴。又何敢怨。

一日忍飢出使他鄉。往返八十里。奔走疲憊。亦不稍憇。饑亦不食。所受路費。如數交還。其急於奉命。不忍使主人稍待。多如此類。斐孟責其太過。然自聖人視之。直分內事耳。又如廚中銅鐵器具。欲其瑩潔。必須屢屢磨擦。他僕每巧避其勞。聖人竊自幸得計。每瞻禮七。卽充當此類苦差。以獻聖母。雖甚勞倦。而和顏可掬。不改溫良之常。斐孟漸習聖人德量。易愛爲敬。不敢以僕隸視之。日後每與人言及聖人。輒嘖嘖嘆賞。甚至感激泣下。聖人盛德。旣足感動斐孟。尤能化及同人。有姓伯爾名方濟各者。誓反教人也。年可十五六。先聖人來遊斐孟之門。斐孟冀其棄邪正歸也。遇之甚厚。又屢爲之探本窮源。証異端之無根。論正教之可據。方濟各遲疑莫決。旣而見若望道貌德容。極加欽

服。因而漸愛天主聖教。不久與聖人情投意合。竟成莫逆之交。聖人乘此機會。一面求主啟牖。一面善言開喻。不數日。豁然感悟。改歸正教。其母酷信異端。素嫉聖教。一聞此信。大怒。控之於官。百方牽制。方濟各賴有聖人扶持。不爲搖惑。數年後。竟借若望棄俗進耶穌會。

又有宦家三童。性情傑騖。習氣梗頑。父母無可如何。託大鐸德斐孟代爲裁抑。斐孟見聖人品端行粹。有長者風。以之表率三童。不難化悍戾而爲馴良。因轉託其事於聖人。聖人承命。竭力規正。旦夕不暇。凡誦經等功。皆以身先之。三童散心。則在旁監視。自是聖人不得如他僕。猶有遊息消遣之時也。未幾。三童化其謙和之德。皆改途易轍。無復前日故態。父師見之。皆詫爲異。

事。斐孟由是益奇聖人。

斐孟家有一犬。每當出遊。犬輒隨之。一日偕若望遊於河濱。犬即隨之去。斐孟投中流一物。瞰犬往取之。犬即破浪斷流。須臾啣來。置於斐孟足前。斐孟悅。勞以些須麪餅。又撫摩馴擾之。犬即搖頭掉尾。殊形得意。又投之。則又取來。若望觸目興感。愀然長歎曰。是犬爲順人命。自投中流。不畏險難。止爲些須麪餅耳。我不順承主命。抑獨何哉。天主爲吾仁慈大父。吾乃諸事畏難。不能善事大父。曾禽獸之不若矣。不深可抱愧也乎。斐孟聞之。爲之改容。

聖伯爾各滿居瑪利納城之第三年。於春夏之交。得隨斐孟往拜孟太古聖母名堂。心甚樂之。歸時。斐孟欲路出亞爾瑣城。過

訪知己。而苦不識路。爰傭二人爲之先導。孰知二人亦不識路。只欲漁利。妄應其求。引至深林。索酬金而遁。斐孟徘徊歧途。且前且卻。旋復日沉。虞淵。煙凝山紫。懵懂迷惘。不知所出。正當窮迫時。忽憶此林爲匪人嘯聚之區。行旅寒心。鮮有出其途者。卽數日前。猶聞某某在此。被賊劫掠。死於非命。斐孟蹈此危途。一念及此。不勝憂懼。聖伯爾各滿。獨氣靜神閒。如處無事。請斐孟暫駐行踪。自往四周。尋覓出路。偶得一徑。卽呼斐孟相從。未幾見荆棘藜蕪。動輒牽阻。萬難前行。乃商於斐孟。旋踵返轡。別尋去路。此時重雲密布。鬱積磅礴。斐孟覺天欲雨。益難爲情。倏忽疾雷閃電。驟雨迅風。一時奔騰。砰湃而至。聲震林木。勢倒山河。時當首夏。溽暑。頓若晚秋。淒涼。二人遍體淋漓。愈覺不堪。深夜

冥迷。馬亦蜘躄不前。伯爾各滿叱馬前行。聲宏氣壯。了無懼意。且慰藉斐孟曰。天主與我偕。我何懼哉。願神父勿疑。我等此行。已求聖母保護。聖母必不棄我。言訖。忽於電光中。見一坦途。遂策馬從之。纔行數武。又於電光中。見路旁有一絕險。所以不陷其中者。毫髮間耳。斐孟胆戰股慄。毛髮悚然。倉皇下馬。不復敢前。轉思若望盛德。尚可恃以爲安。於是推扶若望上馬。若望執策攬轡。毅然前進。斐孟自驪其後。蹶蹶隨行。祝禱曰。懇祈護守。若望天神。視其志潔神清。而引掖扶持之。並求因爾愛彼之情。救我於難。祝禱甫畢。忽聞霹靂一聲。山鳴谷應。旋於電光中。恍見一妖怪之物。醜惡不可形容。自近山奔騰而來。至聖人馬前。瞬息消散。斐孟魄動心驚。魂不附體。少頃。搔首四顧。忽見風止。

兩收。星輝月朗。恍若別有天地。又行數武。遙見亞爾璜城。隱約在望。斐孟忻喜無似。恍若再生。遂取道進城。訪友所在。爲之備述其事。聞者莫不稱奇。或曰。去林不遠。有一女巫。多行邪術。遐邇知名。此番爲怪。得非此巫欲藉魔力以爲害乎。

伯爾各滿離家本意。原欲學問得成。以爲異日傳教淑人之資。非徒思息父母之肩也。瑪利納城。向有義學一所。有志神品者。皆可入學肄業。其後異端蜂起。從中阻擾。十餘年。此學竟空虛無人。及瑪弟亞賀味。卽總主教位。以自己產業之半。賜資此學。永爲諸生薪水之資。又多方調停其事。此學遂得復興。就學者實繁有徒。斐孟知若望爲學志切。欲玉成其志。因請於學中主講司鐸。告以若望之爲人。司鐸大悅。允其所請。以爲得若望爲

徒。此學增光矣。

教習講解經書。每日若干次。若望屢屢不能在座聽講。卽有時得借諸生聽講。及退居大鐸德處。奔走服役。諸務倥傯。亦不得從容服習。他人際此時勢。必不免一曝十寒。漸至懈弛。聖人銳志讀書。時愈匆遽。心愈奮勉。凡師所教授。動作之間。卽加意記誦。卽如大鐸德飯時。聖人在旁伺候。手不釋卷。稍有餘閒。卽展卷覽閱。有命則迅速掩卷。行所命之事。事畢。復展閱如初。推而至於往來晉接之時。亦莫不惜陰勤學若此也。一日之間。刻無寧晷。可爲勞矣。聖人猶以爲未足。晚間諸務已畢。必先求大鐸德降福。然後退入臥房。若將寢息者。實則祈禱功畢。卽伏几讀書也。惟是斐孟之僕數人。共寢一室。聖人深恐騷擾。致彼不得

安眠。於是因愛人之情。設爲苦己之法。先將燈光掩蔽。使他人不得見。然後危坐牀隅。不敢屈伸動轉。如木偶然。沉靜讀書。往往至深夜不止。竟有數次。夜已嚮晨。猶獨對殘燈。把卷流連。徹夜寂然。他人曾不聞不覺也。夜間讀書。或惛惛欲睡。卽設法痛傷其身。或自齧其唇。以至流血。精神復振。乃復披閱觀玩。有時困憊已極。斷難支持。然後憑几少憩。或就榻少眠。其刻苦如此。蓋聖人旣欲爲鐸德。每思鐸德職事甚難。苟非學問優長。斷難勝任。故其爲學之勤。有加無已。夜間誦讀勞倦。翌日。仍能及時夙興。供職如常。顏色溫和。不減平日。他人幾不信其畢夜勤苦也。

聖人以祈禱爲息乏之良劑。讀書偶有餘暇。卽潛心默禱。如斐

孟出門訪友。聖人攜書隨行。及斐孟與友會談。卽在屋隅。或於門後靜待。非讀書卽誦經。絕不似他僕之乘機嬉遊也。至其清潔之德。一如在棣思城時。爲諸同人所敬服。在聖人前。皆慎於出話。無有敢語及穢狎者。有時斐孟之僕。不慎於言。聖人偶聞之。顏輒赭然。亟避之。若將浼焉。時當盛夏。諸生頻浴於河。師長從旁監觀。約束極嚴。而聖人終以露體爲嫌。不肯從衆澡浴。師長知其志。亦不勉強。諸生或譏之曰。伯爾各滿聖人也。豈屑效我輩所爲哉。

聖人所居公學。專爲有志神品者而設。而無志神品者。概不得入。瑪利納城更無他學。因而不得課讀者甚多。世家巨族。尤以爲憾。素聞耶穌會士。善於裁成後進。因共議延耶穌會士。前來

教授。爰修書達其意於省會長思利巴尼。思利巴尼卽俯如所請。遣會士數人。來瑪利納城。授徒設教。未幾。聲聞遠播。遠近之人。爭遣子弟就學。聖人聞耶穌會公學。首務繕靈敬主。次及經書文章。規模科條。最爲美備。甚嚮慕之。切願入耶穌會公學。亟請於師長諸人。奈彼夙忌耶穌會士。一聞其志。艱然不悅。決意不從其請。又囑斐孟挽回聖人之心。斐孟頗惑於道路謠傳。不敢深信耶穌會士。於是與聖人師長。并力合謀。百方阻止。旣而總主教賀味知其事。亦頗左袒聖人師長。不欲聖人就學耶穌會士。聖人見事難諧。無可如何。只得虔求天主。變化師長之心。一日覺所求已蒙允俞。再赴師長前陳請。其師不知何故。竟慨然允如所求。毫無留難。正如海客泛舟。風波頓平。一帆徑渡矣。

伯爾各滿得此意外之恩。乃謂其友曰。吾不解吾進耶穌會公學。何以若此易易也。曩吾師長諸人。皆不吾從。而吾竟得如願以償。非天主教大恩玉成。何以至此。蓋天主教聖旨。欲使若望爲耶穌會士。默佑若望進耶穌會公學。特引其進會之先路耳。若望既入公學。受業於耶穌會士。會士因材施教。考其學業所造。命習辣丁及希臘國文章。聖人以穎悟之資。而又濟之以刻勵。歷時不久。凡作詩文。輒出人頭地。同學之中。無有與之比倫者。伯爾各滿家貧。人所共知。而同學諸生。概皆縉紳子弟。習氣驕侈。聖人與之周旋。不卑不亢。待人雖極謙和。持己要極嚴正。絕不肯諂事富室。而同人漸習其德。無敢以其貧而睥睨之者。久之。益相敬愛。無不以得交聖人爲榮。後有一生。與聖人年相上。

下。凡作詩文。恥居聖人之後。因而深忌其才。繼見衆生皆悅服聖人。心滋不悅。始則不與之語。漸且蜚言中傷。冀間羣生之心。凡語言行事。故與聖人枘鑿。聖人初不知其何心。以爲賦性如此。無足怪也。乃其恨久而彌深。竟敢乘人不見之時。肆口謾罵。甚且以老拳相加。聖人原不自惜。獨憫其受魔慙患。狂悖橫逆。一至於此。見其日久不悛。心殊鬱結。往往扼腕流涕。不能自遣。無何。一面求主啟悟。一面善言慰藉。待其人親厚有加。彼視聖人如仇敵。聖人遇之若良朋。如此奇愛多情。人非木石。誰不感激。果然不久。其人大悟前非。抱愧殊深。卒成聖人至交。按此與受業厄默理時事。大略相同。皆天主所許。以練習其謙忍等德。非偶然也。

公學有聖母領報會。迦厥由來。則昉於羅瑪耶穌會大公學。先是有會士名良者。擇一淨室。供設聖母像。裝演彩飾。華麗可觀。每於講學之餘。輒招集諸生中之制行恂謹者數十人。羅跪像前。祈禱片時。求聖母降福。然後公念聖書。以資神益。瞻禮日。則加唱聖母詩歌。原爲鼓勵幼生。虔事聖母。勤學守規起見。日行此功。習以爲常。諸生大獲神益。熱心者愈加精勤。冷淡者咸知愧勵。各處倣而行之。漸推漸廣。厥後立定章程。經教宗准定。並頒賜許多恩赦。不久。遂盛行於各國。耶穌會公學。此聖母會之緣起也。會士既來瑪利納城。建學伊始。卽立聖母會。伯爾各滿愛聖母極誠。初聞聖母會名。卽求入會。及得所求。見諸會友。皆志潔行芳。摯愛聖母。心甚樂之。自以爲不及也。留心效法會友。

善表。未幾。聖德日彰。有目共睹。咸翕然仰慕之。視之如師長。有事則與相商。

羣情愛戴。聖人頗自覺之。因乘此機會。勉進諸生。怠惰者激勵之。佻達者勸戒之。其有怙過飾非。抗逆不改者。則求天主默化其心。因而變悍戾而爲馴良者。不知凡幾。遇有制行出衆。敬聖母尤誠者。必優異待之。嘗自言曰。吾見愛聖母之人。吾卽中心好之。此志尙堪共喻也。聖人明知在聖母會。必渥蒙聖母寵眷。因數勸人進聖母會。以受其賜。其愛人與愛聖母之心。交濟如此。

伯爾各滿講學問難。雖在公學。而寢饋則仍在大鐸德斐孟處。既不爲公規所拘。其功苦多有出人意者。如夜間他人酣眠。

卽獨起。竭誠祈禱。其祈禱也。卽在平地。拳身端跪。俯首合掌。左右前後。無所憑倚。如是祈禱。歷時甚久。嚴冬苦寒。手與耳。或至凍裂。亦不稍寬。蓋專務神修。全忘形苦矣。祈禱功畢。不脫衣裳。臥地稍息。天未向曙。卽起。起則復禱。良久。然後入學。每瞻禮七。及凡瞻禮前一日。必守嚴齋。預備次日領聖體。領聖體後。惟思吾主耶穌在心。意念總不紛馳。謝恩恒至二三點鐘之久。

聖人惜陰勤學。前已言及。惟主日及諸瞻禮之日。自朝至暮。專務神功。不敢分心他事。晨興。與大禮彌撒一臺外。另與二三臺彌撒。然後出堂。瞻禮六。默思耶穌及聖母苦難。感激不忘。郊外原有苦路十四處。時至薄暮。卽獨行出城。赤足拜耶穌苦路。地多瓦礫。兩足被傷流血。氣候嚴寒。忍凍行之。若不知其苦也。至

其在學中講學。整襟端坐。悉心諦聽。目不旁視。心不外馳。首容身容。從無傾側偏欹之時。幼生好弄。有時左右騷擾。亦能鎮靜自持。不爲搖動。讀書遇難解處。則仰目求主啟牖。而又心地光潔。達於顏色。能使見之者。長清潔之志。每月朔。必與神師討論進修之法。問以何失當改。何德當修。此事此時。當如何方爲盡善。日間偶有疑難。亦往質之。神師所言。奉行惟謹。不敢任思冥行。懼陷魔計也。

聖若望伯爾各滿本傳 卷之二

本傳中 記聖人進耶穌會至往羅馬時事

聖人年十七歲。蒙主寵照。洞燭世俗幻態。常思身後永遠事。覺現世富貴利名。無一可愛。每念及人生之促。死亡之慘。輒咨嗟太息。拊胸悼歎。不能自喻。曾不解世之人。胡以終日逐逐營營。執迷而不悟也。嘗作詩以見志。詩至今猶存。涵泳讀之。猶想見聖人識見高明。志趨遠大。世榮虛幻。明若觀火。而其情詞婉轉。悽惻動人。直欲喚醒豪華一夢。妙年具此卓識。固知非人力也。乃天主導其棄俗修道之先機耳。詩意略曰。爾心悵悵。爾容戚戚。淚流如注。心憂如結。嗚呼噫嘻。是何故哉。人生如花。旋榮旋枯。光陰川流。既逝不回。世榮歸墓。身爲灰土。念哉念哉。勿忘死

期。死期之來。不遠伊邇。人生實死。死乃真生。世財易失。天財不
朽。爾果有心。輕暫重永。

聖人爲學。初志雖欲晉陞神品。傳教救人。然亦欲兼顧二親。及
諸昆仲。初不思棄家修道也。及蒙上主默牖。漸萌辭親修道之
志。然尙遲疑莫決。不知所從。既而得聖師熱羅尼莫所著書。讀
之。棄俗之志遂決。先是聖師旅居羅瑪都會。其時羅瑪猶未歸
化。見其習俗。驕奢淫佚。心甚惡之。及後避居厄日多國。山中隱
修。深味山中之樂。有感而作是書。以羅瑪與山中對證。互勸。世
俗之污穢。修院之清高。相形益著。判若雲泥。若望得其書讀之。
大獲神益。後又得耶穌會新聖人類思公撒格實錄。展閱觀玩。
不覺觀感興起。切欲步武類思。後塵。入耶穌會修道。故他日謂

人曰。吾讀聖熱羅尼莫所著書。決意避世精修。讀聖類思實錄。甚愛耶穌會。辭家進耶穌會。非吾初志也。聖人既有志進耶穌會。以此事關係重大。不敢貿然爲之。遂加倍熱切祈禱。求天主堅其善志。所行苦功。愈嚴愈密。一主日內。兩次領聖體。兩次與神師議進會之事。凡此皆爲善備己心。以應天主聖召也。

此時異端猖獗。浮言惑衆。教友不察。多有墮彼雲霧中者。聖人日所聞見者。惟是耶穌會士。攻斥異端。救正人心之事。比利時國人。賴會士竭力維持。棄邪歸正者。實繁有徒。維時英國既叛正教。又不容正教傳教之士。設法驅逐。教士多遇害者。會士冒死犯險。力挽狂瀾。多被禁錮幽獄。受酷刑而死者。凡此爲義被難。殺身成仁。深合聖人素志。每聞此事。卽怦然情動。進會之志

乃益堅。然猶欲俟之他日也。會大鐸德斐孟念聖人諸事欣勤。異常賢勞。贈銀若干兩。聖人分文不敢自私。析爲三分。一分哀矜貧困。一分獻於路宛聖伯多祿堂。其三分則獻於孟太古山聖母名堂。求獻彌撒數臺。聖母感其情。欲厚報之。因默牖其心。速其進會之願。越數日。見神父格來福。請曰。吾志決矣。無庸瞻顧矣。求神父轉求會長。容吾進會爲幸。吾進會後。必勉臻聖域。此勉臻聖域之語。聖人蓋屢屢言之。每與神父言及進會之事。卽以聖人自期。言之鑿鑿。不稍徇隱。然則若望之不安小成。概可知矣。格來福鑒其誠切。先准其發入耶穌會之願。適耶穌會省會長斯利巴尼將往某處。路出瑪利納城。聖人就近往謁之。求准入會。斯利巴尼欲遂允之。旣而聞聖人家中清貧。父母昆

仲胥於聖人有厚望焉。因謂聖人必先得父母允諾。方可入會。不然。懼貽父母憂也。

伯爾各滿進會情急。不能稍待。卽日商於神師。寄書於父母。其辭略曰。兒每念世俗之污穢。愈愛修院之清高。思世人之奔競。愈愛修士之恬退。世俗多犯罪之機。而修院多成德之法。兩相比擬。相懸霄壤。今兒往來胸中。無時或忘者。惟棄俗修道一事耳。兒懷此志。由來久矣。四閱月。未嘗釋懷。是天主叩兒心之門也。向也漫不經心。若閉門拒之者。今既於領聖體。及祈禱之頃。反覆尋思。確知天主召兒修道。倘猶遲徊瞻顧。無乃違天主之命乎。大人或曰。子姑待之。今爾年未弱冠。迨陞神品。再計未晚也。今兒求大人准兒進會。有似乞丐告哀於富室。乞丐啼飢號

寒刻不容待。而謂兒能姑待乎。固知大人以訣別爲愛也。然試問生而相離。孰悲於死而相離。誠恐不順主旨。主命兒卽死。此時雖欲生離。不可得已。倘順主命。甘於生離。視死離不尤愈乎。兒又自思。兒身在此。左有父母。右有耶穌。父母謂兒曰。爾宜念顧復之劬勞。承歡奉養。勿遠遊以貽吾二人憂也。耶穌謂兒曰。我爲爾受鞭笞。茨冠諸苦。慘死於十字架。以贖爾靈。又以吾聖體聖血。養爾神命。凡爾所有。皆吾所賜。宜棄家修道。以報吾高厚鴻恩也。兒想念及此。心熱如焚。欲飛投修院。恨不能耳。寧違父母以從吾主。敢違吾主以從父母乎。如謂違吾主以從父母。當亦父母所不願也。再兒所欲進者。乃耶穌會。此會修士。攻斥異端。闡揚正道。豐功偉烈。彰彰在人耳目間。兒蒙天主不棄。得

入此會。何樂如之。將報稱之不暇。而敢輕棄之乎。苟輕棄天主。聖召。恐審判日。天主責兒曰。昔吾召爾。而爾不從。今遠離我。我不識爾也。然則可不懼哉。兒進會念切。此志不遂。兒心終不得安。兒聞厄日多國人。有神祀鱷魚者。或委所生子女與鱷魚食。見子女肢體碎裂。肝腦塗地。以爲神歆其祭也。而歡樂之。大人獨不能獻兒於天主乎。兒女本天主所賜。大人獻兒於天主。是特還天主之物耳。

父母得聖人手書。茫然若失。不知所出。彼皆虔必敬主之人。非不欲聖人陞授神品。惟不欲其進會修道耳。蓋不進會。雖爲鐸德。亦不過傳教鄉邑。既可旦暮聚首。而所得廉俸。亦可供養一家。若進修會。則無望於此。故一聞聖人進會之志。大失所望。其

父卽日馳赴瑪利納城。偕子見格來福。痛泣悼歎。且出怨言曰。神父不知吾鬻子之恩勤。乃欲誘若望進會修道乎。若望成立。談何容易。不知吾幾費躊躇。幾經艱辛。得使之讀書至今也。吾家生計艱難。諸子弱小。方幸此子成立。吾庶幾有息肩之日。乃欲誘之進會。抑獨何哉。格來福曰。否。不然。爾子蒙天主聖召。自欲進會。訪於吾。吾特欲玉成其志耳。如謂誘之進會。吾安敢出此。其父不悟。仍以家貧人衆。營生拮据爲言。格來福婉言開喻。謂曰。爾子進會。實有天主聖意。若望家信。翻縷言之。豈遽忘耶。且爾亦知吾進會之事乎。吾家貧無擔石。又終鮮兄弟。是吾父貧窶如爾。支絀如爾。而零丁孤苦。又遠過爾。其望吾服勞奉養。亦如爾望若望承歡克家也。是以聞吾欲進耶穌會。心甚不悅。

決計不從。吾乃委曲幾諫曰。天主召兒棄俗修道。而大人乃牽制不從。是以人而與天主爭也。人與天主爭。以圖旦夕之歡。烏乎可哉。久之。吾父大悟。慨然准吾進會。吾是以得有今日也。爾獨不能如吾父之猛醒乎。當知爾子進會修道。天主必降福爾家。裨益實多。使若望在家。其助爾能幾何。格來福又寬慰良久。聖人之父。悚息聽之。若深味乎其言者。遂拭涕而去。乃不幾時。輾轉尋思。終以別離爲難。對聖人。泫然出涕。悲不自勝。或以甘言相勸。或以勵色相加。冀挽聖人之心。聖人孝愛極誠。見其父如此。不禁神傷。然賴天主寵佑。志終不渝。恒若耶穌在旁。面命耳提。戒之曰。爾宜辭親從吾也。故聖人寧違父母。以從天主聖召。矢志靡他。其父無可如何。以家務繁劇。不便假手。

於人欲速回棣思本城瀕行時。忽憶瑪利納城。方濟各會中有外戚一人。遂往謁之。囑其究察若望進耶穌會。是否有天主聖召。其人許之。又因外戚轉託其事於院長。院長亦許之。既乃囑若望。惟二人之命是聽。勿執己見。若望唯唯如命。父心稍慰。匆遽而歸。院長召若望。徙居方濟各會修院。以便覘其動靜。叩其志趨。若望坦懷直陳。悉言無隱。未幾。院長洞悉其進會之志。實由天主而來。然恐少年進銳退速。有始鮮終。於是侈陳修道之難。以試其操守堅否。何如。謂之曰。耶穌會傳教士異常勞勩。非矍鑠之人。不能勝任。汝軀幹甚弱。膂力無多。能如彼乎。神父職事。惟解罪神功爲最難。稍不謹慎。誤人不少。多人靈魂。所關非輕。爾不畏難乎。聖人徐徐答曰。吾賴天主堅勵。吾弱。吾亦能之。

不畏難也。問答之際。院長竊奇聖人神智超倫。言行莊重。知其爲天主所選。遂不復問詰。反善言獎勸。堅其進會之志。反覆叮嚀而別。

聖人遂至外戚處。聽其詳察。此人惟恐聖人進會。將不利於其家。決意挽回聖人之心。好言勸誘。無計不施。聖人初以親戚故。敬而聽之。乃其語漸涉不經。其所津津樂道者。多俗情世事。聖人心滋不悅。自忖若仍任其狂言。未免獲罪天主。乃奮然作色曰。吾以汝老修士。耆德高年。見天主召我進會修道。必愷切致勸。勉我順承天主聖旨。乃不出此。竟以不入耳之言。來相勵勉。子去矣。勿多言。遂以手拽之使出。其人懷慚而退。院長遂遣人告知其父。言若望欲進耶穌會。果有天主聖召。其志已決。堅逾

金石非人力所能挽回也。

其父一聞此耗。不勝浩歎。謀於家人。咸以爲主命難違。惟有俯首順命而已。乃其父忽生一計。謂其心既不能以言語挽回。安知遲以歲月。其志不漸改乎。遂致書於若望。略曰。爾既承天主聖召。欲進耶穌會修道。我等不便阻止。惟仰承主旨。聽爾所爲已耳。但此事重大。慎勿貿然爲之。况父母昆弟之心。豈能遽爾割愛。不如待數月之後。再圖進會爲妥。聖人覆書。略曰。耶穌會士。志行高潔。有似天神。大人有子。廁身其中。何幸如之。正宜感激主恩。乃敢紆徐若此乎。經載耶穌召二人爲徒。一人請歸葬先人。一人請訣別親友。皆欲事畢卽返。耶穌皆未許。夫葬親訣友善舉也。事畢卽返。不需時日也。吾主猶不許。今天主召兒進

會而謂可遲之數月乎。深恐不卽奉召。異日吾主厲聲斥兒曰。昔吾召爾。而爾不從。今當爾急難。吾笑爾而不救。嗚呼。可不懼哉。兒望十五日以前。得列修士之班。懇請親友昆仲諸人。爲兒代祈天主。賜兒終身不失聖召鴻恩。

父母得書。感其真切。欲悉如所請。惟是母弟諸人。久未覲面。渴慕甚殷。乃寄書於若望。邀之歸家。團聚數日。再圖進會。若望商於神師。神師謂此行不便。危機甚多。不如邀爾父母昆弟來此相見爲妥。若望遂覆書。請二親前來相晤。且曰。兒既不能親往。孟太古山。敬拜聖母。請大人來時。道出孟太古。代兒敬禮聖母。並請在此堂內。虔領聖體。獻兒於聖母。及其聖子耶穌。當如聖母昔日獻耶穌於天主聖父。一無所吝等語。二親見書。卽取道

前往。由孟太古徑至瑪利納城。一見愛子若望。皆潛焉出涕。聖人見二親涕零。亦不禁淚下沾襟。其母猶憶聖人始生時。曾獻於天主。今聽其修道。固所願也。而何敢有他志。獻兒於天主。心甚欣悅。乃不久其母去世。遂獲獻子之報。

其時母子神樂在心。殊不覺生離之憂。惟聖人之父。頗有難色。歎歎言曰。向望爾功成名立。以裕吾家。以光吾族。已矣。今無望矣。聖人正色謂父曰。吾父。何反覆以世福言哉。猶不悟世福之幻耶。父曰。吾固知世福之幻。然爾進會後。衣食之資。將取給於家。家貧何堪。聖人曰。兒進會後。一毫無取於家。卽現身所著衣裳冠帶。悉將委棄。父悟。聖人又寬解良久。然後皆欣然而別。聖伯爾各滿。既與父母訣別。此心與世益疏。與主益密。夙願已

償。夫復何求。惟預備進會已耳。時天主降生一千六百十有六年。聖人生十七歲矣。進會之日。定於聖母贖擄瞻禮。至期。偕二窗友前往修院。一名特阿多羅。與聖人同日入會。一名恩利格。後亦隨聖人進會。途次所談。皆進修之事。聖人謂特阿多羅曰。吾二人在世團聚。在天仍不相離。是既爲在世之耶穌會士。又爲在天之耶穌會士也。將至院。見一助理。修士掘地甚勞。聖人又謂之曰。我二人當進會伊始。若往助此修士之勞。行此謙遜仁愛之功。不亦善乎。友曰諾。遂往助之。以終其役。修士欲止之。不能也。少頃門啟。院長偕格來福來。延聖人。聖人遂尾之入。格來福素重聖人。忘師徒之分。固請爲聖人濯足。蓋西國相敬之禮也。聖人辭不獲已。勉強受禮。聖人堅請還禮。格來福亦固辭。

不得也。師徒略分言情。交相愛敬如此。

若望更服修士衣飾。暢然意滿。遂引見同會初學諸生。時正散心時也。聖人歡感淚流。雙目泣然。歷久不乾。諸生六十餘。一見聖人。交相慶賀。謂瑪利納城公學生徒甚衆。而有志進會者。竟不數觀。有之自聖人始也。聖人亦頗以進會。開諸生之先爲幸。不久。舊同窓友。見聖人進會。觀感興起。相率求進會者。踵相接也。由六十增至百餘。聖人在其中。德光發越。卓爾不羣。無可與擬者。人見其言行老成。舉止謹飭。神清志潔。著於顏色。莫不仰望之。見其與人周旋。柔聲愉色。藹然可親。咸以喜辣略稱之。喜辣略。譯言喜悅者也。有時人稱喜悅之聖人。或稱修院之天神。聞之者莫不知其所指。初學諸生中。有最少者一人。散心時問

諸生曰。孟太古山聖母名堂。所顯聖跡。屈指不勝。究以何者爲最。諸生相顧不知其意。所謂其人曰。隸思一小邑耳。十七年前。聖母使一負形之天神生於彼。時聖人年十七歲故云聖跡孰大於此。諸生遂喻。皆環顧聖人。聖人兩頰頓赤。若甚不堪者。聖人之母依撒伯爾。常患沉疴。呻吟牀褥。時發時止。凡八年矣。身旣善病。家又食貧。備嘗人世之苦。益思天堂之樂。况愛子棄俗修道。大願已酬。區區此心。夫復何望。所望者脫離塵寰耳。天主鑒其誠。允其所望。聖人進會甫及兩月。母卽病勢增劇。一息奄奄。自忖將死。遂遣人告知聖人。聖人愛親。迥異尋常。常人愛親。每多姑息。見親病危篤。多悲泣怨望。若聖人恒視塵世爲涕泣之谷。天堂乃永吉之鄉。善人之死。實出苦牢而入福域也。况

聖人善體母心。既灼知其樂死厭生。斷不敢以悲怨之詞。擾其安恬之神。增其別離之苦。此可於聖人寄母之書見之。書意略曰。母親身患重病。於今八年。未嘗稍間。是飲耶穌之苦爵也。惟飲耶穌之苦爵。乃能赴耶穌之永筵。天主既召兒進耶穌會。曾幾何時。又召母親赴天筵。此實天主加恩於我家。兒所感佩莫名者也。母親何弗思吾主立於榻前。欲携母親靈魂升天。謂母親曰。來。爾信靈。既負十字架。從吾於世。當偕神聖享福於天。母親宜應曰。主之婢女在茲。希惟致成於我。母親仰視耶穌所備之榮冠。將加於母親之首。復何憂何懼乎。或以兒女爲慮乎。宜獻吾弱弟幼妹與仁慈聖母。有聖母作彼主保。是母死猶生也。又何慮爲兒等。固甚望母病就痊。使吾諸弟有所瞻依。然使去

世升天。保護兒輩。不賢於生乎。吾可愛之母乎。尙其勇以克敵。以獲天上樂冕。兒今爲母懇切祈主。賜母以切要之聖寵。兒亦望母在天不忘兒輩。

方聖人居家時。侍奉湯藥。甚得親歡。偶離左右。母卽不樂。嘗使人召聖人曰。速召我天神來。及聖人至。心卽忻慰。諸般痛楚。皆易忍耐。今接聖人手書。倩人讀之。味其言。真不啻出諸天神之口。聖人容色。猶恍然寓於目也。自是母心大慰。視死如歸。毫無憂懼。越數日。泰然長逝。聖人聞訃。以人情所關。豈能漠然。毫不介意。然仰合主旨。不敢過也。惟祈求天主。速賜母靈升天而已。聖人進會。其父勉強順從。歸家意常忽忽。獨居寡歡。及妻去世。益復無聊。自思若望進會。家之興替攸關。卽強其出會。未必卽

逆天主聖旨。於是復往瑪利納城。誘聖人出會歸家。一見聖人。涕泗交橫。責之曰。以爾才能。何難致富。垂裕諸昆。乃竟離我修道。是爾自爲計則善。爲家計則未也。且爾欲讀書。路宛大公學。自可容身。奚必進會哉。聖人聞之。心殊惻然。正色謂父曰。吾父胡弗思積天國不朽之財。而乃沾沾於暫世易失之財。若此耶。况天財不若世財之難得也。但立微勞。天主卽厚賜之。吾父何憚而不求天財哉。

其父數月以來。執迷不悟。此時蒙天主寵照。一聞此言。若大夢初醒。自悟其非。遂退往路宛耶穌會修院。興功避靜。靜中細繹生死之理。漸有厭世之心。亦求進耶穌會。以家務不可無人經理。不果嗣。又請命主教。讀格物超性之書。晚年勤學。頗能精通。

越兩歲。學問有成。由五六品。晉陞司鐸。旋以德行。著聞擢授棣
思本城大司鐸。聖人之弟亞弟央。亦於是年受削髮禮。聖人聞
之。喜動顏色。其父每來探視聖人。卽求父往孟太古山聖母堂。
獻彌撒數臺。求聖母作主保。使能修道終身。不至半途廢輟。
院長以聖人品德卓異。堪資表率。命領袖初學諸生。領袖職事。
頗多瑣屑。聖人謹小慎微。泛應曲當。甚得衆心。長者亦深資倚
畀。諸人謂伯爾各滿之德。可與聖類思相比倫。故有時相與私
語曰。見若聖品德。幾信聖類思復生矣。然聖人不敢自信。見人
鍾情愛敬。愈滋愧勵。其祈禱也。真如與主晤語。凝神端跪。兩眸
下垂。寂然不動。衷情摯愛。達於面目。越禱多時。亦不知倦。卽有
時疲倦。亦不敢坐立片時。稍自寬也。同人見其虔誠如此。多有

感發興起者。嘗有人曰。吾讀聖類思及聖達尼老行實。想見二聖盛德。亦覺觀感。然不若親炙伯爾各滿之受益尤多也。至聖人頷聖體時。儀容之端雅。猶是。而一心歡感交深。喜溢眉宇。別有一種天上氣象。

聖人愛聖體極誠。日間凡七八次。往堂中瞻拜。其信望之堅誠。精神之凝壹。如目覩耶穌之容。耳聆耶穌之訓者。所受神益甚多。嘗曰。人拜聖體是卽與耶穌晤對也。人與耶穌晤對。何求不獲。每晚將寢。先拜聖體。初學原無定例。聖人以身倡之。諸人觀感。皆欲效法聖人。先拜聖體。然後就寢。聖人喜曰。吾見同志友三四十輩。當此夜深人靜之時。竭誠敬拜聖體。我心喜不自勝。聖人愛聖母之誠。與日俱進。每日散心時。必言論及之。談及聖

母大能仁慈。種種美善。孺慕之誠。著於詞色。或以主母稱之。或以母皇稱之。竟有多次愛火外發。直稱之曰。吾母吾母。數謂人曰。凡吾所以成人。所以讀書。所以進會。皆吾聖母之賜也。賴聖母作吾主保。我得救靈。無聖母。我豈能有今日哉。又曰。吾若不勉爲聖母肖子。此心終不得安。諸同學友。因數聞聖人名論愛聖母。亦視昔有加焉。

初進會時。欲居助理修士之班。以爲助理修士。其職最卑。其役最勞。職卑則謙心易萌。役勞則功德易積。故甚愛重之。今聖人雖不居助理之班。其謙卑勤勞。有助理修士所不及者。諸事皆思下人。凡苦役必爭先爲之。如管燈之役。二年之久。皆聖人當之。此非長者初心。以聖人求之尤力。故獨得此役耳。一日正爲

賤役。有世俗人見而笑之。聖人喜動顏色。謂友曰。吾欲往羅瑪通衢。爲此賤役。使萬目共覩。皆笑吾愚。方愜吾心。

聖人待人雖寬。律己則嚴。章身衣服。皆經數澣。冠履皆敝舊不堪。爲他人所厭棄者。伊得之如得至寶。有損壞處。便自補綴。嘗曰。衣取蔽體。爲新爲舊。吾不容心。然完新之衣。究不若敝舊之衣。尤適吾意也。見人衣冠敝舊。必相慶曰。經紀有不衣禮服赴婚筵者。爲主人所黜。汝服禮服。庶可以赴天筵矣。聖人甘貧守約。寒窗雪案間。惟幾件緊需經書聖像。此外無一長物。

散心時。從無閒談浪語。所言皆有益之事。至於天主事理。則尤津津樂道焉。又恐聞之者。久而生厭。多選所讀所聞聖賢事跡。載在小冊。隨時談論及之。既足新人耳目。亦可有益德修。談論

時。笑貌聲音。皆神愛之發越。人見其言之親切有味。皆樂聞不倦。厥後有一二人不欲聞聖人緒論。聖人覺之。不解其故。以爲農夫喜話桑麻。商賈喜談市價。士子讀書作文。當羣居晤語之時。所最喜言及者。不外文墨之事。修士何獨不然。修士避俗藏修。談論天主事理。固其所也。彼舍此不言。意必不知天主事理之旨趣也。知其旨趣。必將深嗜而篤愛之。言其所愛。又何難乎。彼世俗事。豈修士所宜齒及耶。

聖人生平。惟留心觀人之善。而則倣之。其不善處。皆略不加察。故能自卑尊人。視人皆愈於己。己則無一事及人。於他人善德才學。最喜揄揚。往往嘖嘖稱道。惟恐其湮沒不彰也。又好聞他人揄揚人善。偶聞之。卽色飛眉舞。殊形得意。人或有所訾議。必

徐爲解之。不能。則舉其人之長。以掩其短。又不能。則緘口捫舌。不出一言。示不與他人之訾也。聖人領袖羣生。遇有事端。職當稟知師長。不敢瞻徇情面。壅於上聞。然恐言之過情。必先往堂中恭拜聖體。商於吾主耶穌。然後陳奏所見。其慎重如此。故一生無片語傷人之處。卽有時自己責人。詞色和悅。未有不悅服之者。聖人愛人備極周至。有臥病養疴者。散心時。必顯慰之。聞有去世者。卽速爲之誦經。不忍稍待。一夕。有同院修士棄世。時諸修士皆就寢矣。聖人請命長者。爲之誦三串經。然後就榻。時有同學者。見其聖德卓越。歎美曰。聖類思公撒格卽在我輩目前。人欲仿倣聖類恩。又何必讀其本傳哉。

聖人旣蒙天主聖召。進耶穌會。以爲此乃諸恩之源。恒懼或失

之。又因愛人情殷。亦不忍見人失此聖召。嘗有同學者二人。迷於魔誘。先後欲出會返俗。或告知聖人。聖人怒焉。憂之。憐其迷惘。亟至二人前。長跪流涕。懇請曰。此事關係重大。請熟籌三日。再定從違。二人素重聖人。遂如所請。聖人退而爲彼祈主。爲時不久。二人大悟。燭破邪魔詭計。深感聖人挽救得方。以爲再造之恩云。又有數人。偶聞聖人緒論。棄俗精修。其神化如此。

一日散心時。遇二人因小嫌口角。各抱不平。來質之聖人。聖人婉言勸解。乃二人反唇相稽。聲色愈厲。聖人目擊心傷。卽跪二人足前。泣請曰。吾兄幸勿多言。我今夜苦鞭自答。爲補爾罪。言甫畢。二人怒氣冰消。彼此抱持良久。各求寬恕而別。

伯爾各滿嘗請命院長。往瑪利納下鄉。訓誨童蒙。村民欽其道。

貌爭攜幼子。前來聽講。諸童亦呼朋引類。環列聖人左右。悉心敬聽。聖人口講指畫。諄諄啟發。有不通者。不憚反覆言之。其衷情之肫摯。語言之愷切。均能感發人心。故講畢出堂。諸童步趨恐後。不忍相離。送聖人至修院大門始返。聖人顧而樂之。嘗以念珠等聖物分施諸童。囑以熱愛聖母。虔誦串經。他日出城。聖人見幼童輩結伴成羣。或在通衢。或在田間。和聲恭誦串經。深喜其向化之速也。院長欲使助理修士。有所矜式。命聖人爲彼講道。聖人承命。樂行不疲。每講論道理。必盛稱彼等福分。又恒以聖學相勉。恐其久而懈弛也。常勉勵之曰。聖域不可一蹴至。循序漸進。力行不懈。當有馴幾之一日。所貴有恒心耳。

聖人之德。粹美中和。無瑕可指。視聽言動。不事矯飾。其輕重疾

徐自能天然合符。每當出院遊覽。人遇之。如遇天神。未有不奇。其端凝。而注目視之者。且恒情不平則鳴。聖人雖不少拂意之事。而溫厚和平。常一變致。蓋二年之久。人未嘗見其有不豫之色。亦未聞其出不忍之言也。人見修士或悒悒不樂。莫不以修德爲苦事。及觀伯爾各滿檢身雖密。詞色極和。愈刻勵。愈形暢遂。皆油然而生好德之心。以爲修德非苦事。誠樂事也。聖人平生又能坦懷與人。猜忌之念。未嘗萌於懷。見人有過。必原其心。人拂其心。益加敬愛。其長厚如此。

院長以法國語言盛行泰西各國。命初學諸生習之。爲異日便於傳教。其始聖人不諳一語。而刻意講求。未滿兩年。卽能精通。靡遺言之娓娓。若素習者。此非第因資稟敏捷。亦因其救人念。

切也。嘗自勵曰：不可因吾不達法國方言，少救一人靈魂。是時利瑪竇龍華民高一志諸公傳教中華，數寄書與泰西同會修士，言中國戶口殷繁，幅員廣廓，迷於異端，不識真主，苟傳教者多作中流砥柱，庶江河猶可返也。聖人聞之，黯然神傷，慨然有傳教東洋之志。散心時，屢言及之。至若捐軀致命，尤聖人素志也。

初學規條極嚴，聖人小心遵守，未嘗隕越。同學中有名和式者，厥後以能詩知名，所作詩詞自成一家，有專集行世。嘗語人曰：吾二年與伯爾各滿同居，曾刻意吹求，終不得其一疵。又有一人與聖人交尤密，聖人嘗囑之曰：吾自知多失，但習而不察，非同人指摘，何能遷改。他人既不屑教誨，爾若苟有所見，幸祈示

我指我一失。我當誦經三串以報。其人貪其報。欣然許之。無如日伺聖人。欲得一問而不能也。又密訪諸同學。惟時同學百餘人。日與聖人相周旋。皆言未曾見伯爾各滿有織芥之失。久之。似得一問。遂告知聖人。聖人喜甚。遂報以三串經。乃不久。其人察知所指之失不實。深服聖人包荒之量。而愧己之妄言也。聖人制行謹嚴。無瑕可指。固已堪稱完璧矣。然猶恒自抱歉。言行偶有未盡善處。輒自訟於大眾之前。以追悔補償之。其師心折盛德。屢向人稱羨之。一日謂同列曰。伯爾各滿年未弱冠。已優入聖域。我輩耆年。久廁司鐸之班。見之能不汗顏。

聖人居初學院。將及二年。發願之日在卽。於是功修益密。勤備靈魂。滿望發願之日。靈魂如全燔之祭。獻於天主。乃郵書寄父

曰。世俗趨倖附勢。父兄所望於子弟者。惟是聯姻巨族。致身青雲。一旦得其所望。卽趾高氣揚。以爲大福。噫。以此爲福。安知非禍。兒有一福。不數日卽得之。其味淡而彌永。其趣純而不雜。較世俗之福。真天淵不侔矣。此福惟何。卽發絕意絕財絕色之三願也。三願猶如三釘。人發此三願。是與耶穌同釘於十字架而死也。然死於世俗。卽活於天主。是兒之死。卽兒之生。兒生於世。猶之乎生於天也。兒得此福。暢然意滿。所切望者。惟在耶穌會終身修道已耳。然欲得此福。宜善備此心。必此心摯愛如焚。清潔似水。方不負此大福。故兒敬求大人。往孟太古聖母堂。獻彌撒三臺。代求聖母。預備此心爲幸。

定例。修士發願。皆先避靜數日。此次院長未許聖人避靜。因聖

人存養省察。心無外馳。與避靜無異。至天主降生後一千六百一十八年。九月二十五日。在聖體前。發願終身絕意絕財絕色。時聖人年十九歲矣。不久。接省會長斯利巴尼來函。命聖人偕二三會友。往安味爾城講習格物之學。同學生。偶聞此耗。爽然若失。咸有憂色。蓋平日習其德量。瞻依之不啻父師。一旦相離。能不悵然。聖人慰諭良久。許以祈禱時。彼此相憶。衆心稍慰。獨有一人。離聖人如失怙恃。心殊鬱結。聖人慰之曰。我與汝訂約。每日彌撒中。舉揚聖體時。便當彼此祈禱。我不忘爾。爾亦念我。如此身雖異地。心仍呼吸相通。其人以為善策。唯唯許之。瀕行時。封書謝院長曰。某自入耶穌會公學。於今三年。蒙神父不棄。教育殷勤。情逾骨肉。神父視我如子。我亦視神父猶父。情深感

激。旦夕爲神父祈禱。蓋三年未嘗一日忘也。迴思三年內獲罪多端。求神父一切寬恕。抑某又有請者。某有多失。苦不自知。知弟莫若師。懇祈忠告。悉言無隱。則某受賜多矣。噫。神父知我甚悉。愛我甚深。倘隱忍不言。今且相離。所見皆素不相識之人。誰復肯告我過者。我不知過。將終身無遷改之機矣。我用是心懷惴惴焉。

聖人拜別師友。遂取道往安味爾城。一路徒步。跋涉甚勞。抵城後。先往謁省會長神父斯利巴尼。斯利巴尼相見甚喜。少敘寒暄。旋即謂聖人曰。吾召爾來。蓋有深意。今不便說明。爾且往公學。講求格物。以俟吾後命可也。聖人聞命。遜謝而出。時公學主講名葛來爾。向聞聖人種種盛德。未能深信。欲一再試之。以觀

其操守堅否何如。於是作意摧辱之。冤抑之。詎知聖人以辱爲榮。以苦爲樂。他人所不堪者。聖人處之。怡如也。遂欽服聖德。不凡。嘗謂人曰。使吾不目覩耳聞。安知伯爾各滿有此造詣哉。其制行謹飭。其意氣謙冲。其心念念不違天主。其志純潔。且與物無競。不設崖岸。信乎人言之不虛也。諸生得親炙聖人。亦皆喜出望外云。

聖人在公學。講求格物。未滿一月。斯利巴尼又召而謂之曰。吾意決矣。將遣爾往羅瑪府。讀格物超性之學矣。聖人聞命。且喜且赧。蓋聞羅瑪爲天下極大都會。正學昌明。人文薈萃。名物之盛。甲於全球。他國有品行不凡。才可大造者。方遣往彼處讀書。聖人自分才德不及他人。何修得此。故聞命之下。殊覺抱慚無

地也。既而轉念曰。羅瑪本會數聖人之遺骸存焉。吾得密邇聖類思公撒格之墓。何幸如之。且吾素望傳教中華。此行得見總會長神父。當面陳請。安知其不如願以償也。是往羅瑪一舉而兩得之。吾又何逡巡爲哉。

斯利巴尼又謂聖人曰。羅瑪去此三千餘里。雲山迢遙。往返不易。一去梓里。恐終無旋返之日。長與乃翁生死別矣。故不可不拜辭。乃翁然後起程。聖人謹承長命。遂束裝就道。向赫思城僕僕而去。道經瑪利納城。一入此城修院。有一同學修士。疾趨而前。觀其色。若甚有憂者。持聖人手。惻然謂之曰。吾恨不能分爾憂之半。聖人愕然視之。不知所謂。以爲凡事奉行主命。將樂之不暇。何憂之與有。其人見聖人殊無憂色。瞿然曰。有噩耗自赫

思來者。今已數日矣。吾兄猶未之聞耶。聖人徐問曰。何事。曰。聞尊翁因病捐館。且殮葬矣。聖人驟聞之。錯愕相視者久之。已而俯思片刻。仰天嘆曰。此乃天主聖旨。天主欲之。吾將讚揚主名。又何怨焉。昔聖方濟各被父逐出家。嘗曰。吾尚有天主。在天爲父足矣。今而後吾亦云然。

聖人竊慮祖父母過於震悼。幼弟弱妹無人撫養。或致失教。乃郵寄祖父母書。一則慰其憂苦。一則勸其善教孤哀幼孫。使之敬畏天主。又思大鐸德斐孟。寬仁好施。德望素著。尤善於裁成後進。欲以弱弟託之。此時斐孟因公外出。乃致書備道其情。斐孟許之。且奇聖人憐愛幼弟。其情深其慮遠也。厥後聖人諸弟。因聖人屬託得人。皆成善士。亞弟央晉陞神品。卒於聖奧斯定。

會嘉祿則進耶穌會。旋以德行著聞。繕理人靈。擅譽一時。卒時壽五十餘歲。

時有同學修士。名本納。茫者。少年老成。才德卓越。亦蒙省會長遣往羅瑪讀書。且命與聖人偕行。二人未敢逗遛。卽訂於西曆十月二十四日起程。同學聞之。咸有難色。以爲時際隆冬。氣候凜冽。路又遙遠。崎嶇難行。加之二人體弱。步行三千餘里。曷勝其勞。聖人惟仰賴主佑。慷慨就道。關河修阻。不介於懷。一介行李。悠然長征。修院諸人。皆目送之。相顧謂曰。天神行矣。途次暮宿。晨征。風塵勞攘。困頓景象。可想而知。二人一路所談。不及俗事。惟以進修之道。互相印證。互相勸。談時心熱如火。彼此受益良多。曾不覺跋涉之况。瘁也。

步行兩月。至意大里亞國所屬之羅誅地方。素聞此處有耶穌在世偕聖母暨聖若瑟所居之室。爲天神徙置於此。因以地名爲羅誅室。遠近信友。齋誠拜謁者。接踵摩肩。殆無虛日。二人因便。亦往拜焉。是時正遇耶穌聖誕瞻禮之前夕。聖人不勝忻慰。雖甚矣其憊。少憩卽進堂叩禱。在堂達旦不寐。左右瞻禮之人。見其端跪不動。如木偶然。感其誠切。咸敬慕之。二人得領聖體。覺神力百倍。留此三日。旋復登程。直指羅瑪而去。越五日抵都。凡行六十七日。途中艱苦。筆舌難傳。

聖若望伯爾各滿傳 卷之三

本傳下記聖人居羅馬時事及死後聖蹟

聖人既抵羅瑪。進謁耶穌會總統味代來斯吉。總統忻念遠來。溫語垂詢。慰勞備至。次日爲立耶穌聖名瞻禮。總統款留二人。在自己所居修院。過此慶日。又明日。始准退居幼學修院。有同會士名阿理瓦者。後晉陞本會總統。聞聖人至。乃遷居他室。讓其故室於聖人。指故室謂人曰。此聖類思公撒各向所居之室也。若望既志切則聖。私淑有年。居此聖室宜也。是時聖類思去世纔三十年。其嘉言懿行。修士多有能道之者。今見伯爾各滿氣度端凝。言行謹飭。皆以爲聖類思復生。甚有人謂聖人德行純粹。顏色溫良。較聖類思殆或過之。無不及焉。惟有一二人。疑其

持己過莊。必不能久。嘗譏之曰。此院修士。皆非其所素識。彼方遠來。故慎密。乃爾。然色莊何可久也。詎知聖人端莊謙和。習與性成。不事矜持。自然作止。顧盼折矩周規。其人日久。窺伺聖人。不得一間。始悔前日失言。樞機主教聖貝辣爾明。大德碩學。獨出冠時。聞聖人名。召見之。以爲眼福。

聖人雖遠。託異鄉。不忘故國。恒爲諸親友求主。有此時寄斐孟之書可證。書略曰。羅瑪奇觀雖多。所最足賞心者。無過於修院。僕所居之修院。有修士二百餘輩。爲十數國之產。生旣殊方。性情各異。然有愛德之鍊。以聯屬之。聚首一堂。和氣洋溢。卽手足之親不如也。故時人稱修士爲一母之子。僕自知不德。得廁身其中者。皆師教育之力也。僕向居門下。過蒙愛憐。得學業不廢。

兼嘗熱心之甘飴旨趣。以至於有今日也。受恩深重。涓埃莫報。僕能一日忘懷哉。曩者僕以幼弟累師。望師嚴加約束。勿稍寬貸。使之每主日告解。每月領聖體至少一次。彼爲熱心事主之人。僕心已足。雖貧無以餬口。僕亦無過慮焉。倘因失教而犯一大罪。僕心難安。

聖人居羅瑪不久。盛德日彰。正如旭日始出。晨光熹微。漸升至中天。輝映煥發。人皆瞻仰之矣。其進德修業。前已略述梗概。乃因日益精進。有非昔時所可比者。故復略而言之。聖人之德。首在與天主默契。伯爾各滿之與天主。則能契合無間。時無閒忙。境無順逆。常目在之。一若天主赫然臨之者。懍懍自持。不敢瞬息稍懈。日間讀書勤苦。猶自抱歉。欲增其功課。商於其師。彼格

老。後爲耶穌會總統。其師問其自修之功。聖人備述自旦至暮。一日所爲。其師聞之。不勝駭異。謂之曰。汝朝夕課讀。事已甚勞。又復如此刻勵。必至積勞成疾。豈能久活耶。果然。聖人妙年去世。皆苦功過嚴所致也。然不如此。豈能歷時不久。卽優入聖域乎。聖人嘗自警曰。吾年尙幼。當努力成聖。不然。坐荒歲月。行將老大。是終無成聖之日矣。居耶穌會而不能成聖。是不得會中終向。雖生不如死也。又曰。凡今日所能行者。勿待之明日。凡臨終所欲爲者。宜速爲之。勿緩。凡此自策之語。皆筆之於冊。以備遺忘。

若望既奮勉成聖。凡一切有益神修之事。皆毅然爲之。不羞爲他人所見。亦不懼他人之譏評。嘗有友問之曰。吾欲散心時。恒

言天主事理。但有不悅聞者。言之。是歛怨也。奈何。聖人曰。吾賴天主寵佑。人之悅不悅。尙能不介於懷。吾言天主事理。亦行吾心之所安而已。彼俗情世事。豈宜掛修士齒頰耶。爾欲言天主事理。宜先使人共知。爾欲全修士之實。不欲徒冒虛名。如此。則羞懼之心自消矣。聖人行事。從不瞻徇情面。嘗自明曰。人或有求於我。不必其事干禁例也。卽與規稍有未合。我必拒其所請。犯規以徇友。吾所不敢也。

伯爾各滿默禱時。心極純靜。無雜念紛擾。往往愛火填胸。喘息聲甚厲。若不勝其炙熱者。竟有多次。忘却左右有人。大聲與天主晤語。婉轉懇摯。若赤子瞻依父母者然。孺慕之誠。藹然見於詞色。聞之者。至感激泣下。其心超乎有形之外。有時蚊蠅集於

面亦不磨去之。蓋不覺其滋擾也。祈禱如此精專。故所嘗天主神味。他人難以言喻。嘗自言曰。人能專精祈禱。必能心曠神怡。有一種神慰。充滿靈魂。是在世得領天福之旨趣也。

聖人祈禱。有時愛火難遏。卽抱持苦像。數數親之。亦恒親聖母像。有與聖人躡居一室之修士。謂聖人此時有一聖母小像。一日之間。親之凡十餘次。聖人祈禱時。亦有時神枯。毫無意味。一若天主遠離者。然知此乃天主聖旨。所以練人謙忍之德者。聖祖依納爵。聖女德肋撒等。猶且不免。故安意順受。毫不改其平日所爲。

聖嘉祿傳。見聖年廣益。載聖人默禱時。有人燃放洋槍於其側。亦不聞其響。當時莫不欽其對越之誠。孰知聖伯爾各滿與聖

嘉祿後先一揆也。修院規程。日間數次。共同敬拜聖體。聖人旅進旅退。不敢後也。乃日者拜聖體時。與主默契。神與俱馳。大衆肅隊而出。足音蹙然。竟不聞也。左右之人。拜跪警欬。亦不覺也。同人揣知其故。進前猛呼其名。或力牽其衣。聖人始覺。如此熱愛。如此肫誠。固由上主所賜。然亦聖人存養功深。有以馴幾此境也。聖依納爵神操書。所載默想規則。嚴密周詳。聖人一一恪遵。無所更張。亦無所脫略。彌年如一日。故能於默想神功。精進如此。聖人又以聖書爲治心上策。日間偶有餘暇。卽取聖書讀之。以防放心。所尤愛莫釋手者。是師主篇一書。謂其詞意淺顯。旨趣深長。而開卷有益也。讀書勞倦。卽取此書讀之。以爲消遣之資。總之聖人念念不違天主。事無大小。必與天主相商。務使

悉合聖意。故所爲無非神功。嘗自警曰。人有棄俗修道。至半途而廢輟者。皆因怠於神功。道味日澹。世味日濃。卒爲天主所棄。修業之不終。皆自作之孽也。吾欲防微杜漸。自當勤於神功。安有息肩之日乎。

聖人所行神功。尤以領聖體。與彌撒大祭爲最。每日與祭。信德活潑。如親登加爾瓦畧山。親覩耶穌受難事跡也者。設身處地。感慕最深。故所受神益。亦迥異尋常。幼時最喜輔祭。長而此心愈篤。修院有一司鐸。奉祭常不以時。故覓輔祭者。屢難其人。諸生分當課讀。萬難兼顧。或告知聖人。聖人欣躍而起。急往堂中供職。或怪問之曰。此時與汝便乎。聖人曰。輔祭一事。與我無不便之時。聖人摯愛聖體。故欣勤如此。嘗自言曰。吾數日不領聖

體。如人數日不食。殊覺疲乏。思食之念。時切於心。既領聖體。則覺精力頓復。一如餓者之得飽也。又曰。居此涕泣之谷。無可當人意者。惟領聖體一事。爲可樂耳。

聖人又因愛耶穌之心。兼愛聖母。前已備述。茲不多贅。止舉一端。以見其愛之久而彌篤也。爾時聖母無染原罪。尙未定爲當信之端。正教之人。間有異說。聖人以爲有玷於聖母光榮也。聞而傷之。乃刺血書誓。明證其理。且言。爲證此理。雖致命殺身。亦所願也。每與同會士言及此事。輒諄諄勸其著書立論。保護聖母光榮。嘗曰。聖母爲我會慈母。我輩爲聖母愛子。有人肆口詬辱其母。爲之子者。乃漠不相關。忍乎否乎。

聖人敬聖若瑟。亦極誠切。嘗曰。吾自選聖若瑟爲主保。所求無

弗獲者。如考格物全書時。曾求聖若瑟助佑。諸師迭相送難。卽能應答如流。迎刃而解。至其敬聖類思公撒格。尤有足多者。聞聖類思名。未嘗不免冠致敬。自初進會。卽立志效法聖類思。因將其生平事迹。約略錄出。置於案頭。不時觀玩。用資取法。又自寫聖人遺像。常佩帶之。以代韋弦。

聖母感聖人孝愛之誠。賜之神志清潔。畢生不失領洗聖寵。修院有耆德神父。名瑪蘇吉者。先爲聖類思正靈司鐸。後聖伯爾各滿亦就正焉。彌年聽聖人告解。故知聖人最悉。及聖人去世升天。乃謂人曰。吾識人多矣。然靈魂純潔。似伯爾各滿者。曾未一二覩也。又有聖人聽解神父。名瑟各第者。亦年高望重。修士也。謂人曰。我四十餘年。繕理人靈。閱歷不爲不久。所遇清潔之

人純全之品。不爲不多。然未遇一人。堪與伯爾各滿頤頤者。若伯爾各滿者。死必徑升天堂無疑矣。蓋聖人畢生。不惟未犯一大罪。卽小罪。亦未有作意犯者。其所爲罪者。概皆無心小失。人所不及檢者。卽大聖人。亦不能盡無也。

聖人自修之功。絕不敢自信。每主日必就正神師。使方寸意念。隱微曲折。畢露於神師之前。人言聖人之心。如秋水一盂。澈底澄清。其中所有。令神師燭照無遺。每月則擇一日。默禱省察。如避靜然。察月內制行。有未盡善處。必思所以遷改之術。洗心滌慮。最密最嚴。或謂聖人治心。有如樂工調琴。反覆諦聽。務使諸絃和鳴而後已。

聖人心旣粹美。發越於外者。又丰度端凝。令人見而起敬。皆以

端莊金鏡稱之。故當時有人謂使聖依納爵所傳端正規條。散軼殘缺。觀聖人之整躬飭行。即可復得其全。又有人讚聖人之端謹曰。使天主命天神來示表於人。其端肅亦不之過也。又曰。聖人之端肅。無以擬之。某堂之聖母像。儀容端雅。或差堪髣髴耳。外人不知其名。概以極端者目之。每言極端者如何如何。居恒日常下垂。從不仰視人面。以仰首注視。近倨傲也。去世後。倩繪工圖其像。繪工訪聖人目色於諸修士。修士無一知者。皆曰。未之見也。聖人欲取法聖母。故端謹如是。嘗自策曰。吾聖母居世時。使聖弟諾尼削一見。卽奇之曰。使我不知天地眞主。必以聖母爲神。而奉之矣。是聖母之端凝。可想而知。我欲爲聖母肖子。寧可不稍稍自持乎。

聖人格守公規。從不矯同立異。故曰。吾至大苦功。守公規是。然所謂不立異者。非徇衆之謂。謂其守規不阿也。他人所行所欲。無礙於規。聖人必不矯情違衆。然使於規稍有未合。雖違衆亦不恤。一日散心時。聞近處堂中樂作。聲韻遠逸。鏗鏘可聽。同人以其地邇也。紛紛升堂。皆以先覩爲快。聖人獨留未往。或問之。則曰。非不欲也。恐礙於規。故未卽往耳。他日偕二三窗友。行羅珞府大街。聖人因憶會長有命。凡在街衢行走。苟無緊要事件。但須靜默。勿得輕言。因而默誦串經。緘口捫舌。行十餘里。不出一言。友或議其太過。謂如此沉默。恐非長者本心。聖人徐曰。吾祇知長者有命。長者之心。非吾所敢逆料也。諸如此類。更僕難數。足見聖人於謹守公規外。雖似無他奇。而謹守公規。自非恒

人所可幾及也。蓋聖人視修會諸規。不論鉅細。皆如天主親命。曾曰。吾寧斫身萬段。不欲犯一小規。懼干主命故也。會規有說辣丁話一條。他人以辣丁話。非素習方言。皆有不及檢之時。聖人謹小慎微。雖片言未嘗差也。人或以鄉語問之。彼必以辣丁話答之。

聖人愛修會諸規。更有出人意外者。日間誦讀。必置規本於案頭。恒展不掩。時時觀覽。以自警惕。既昏就寢。必置於枕側。誠以所愛在此。故不忍離也。聖年廣益載。隱修聖人瑪爾谷。一日擲管習書。偶聞長命。一字缺一點不成。卽投筆而出。天主嘉其聽命之功。使其字成金。後人傳爲盛事。伯爾各滿之聽命。有與瑪爾谷後先纒美者焉。寫字一畫未完。出話一言未終。讀書一句

未竟。一聞鐘聲。挺身卽起。絕不遲迴。若此者。直日間尋常事耳。院長每逢瞻禮日。輒命二三修士往各處訓誨童蒙。一日命聖人偕同學者一人。往某大街講道。聖人奉命忻然前往。行至聖母大堂門前。見攘往熙來之人甚衆。旁有多人聚賭。又有兵役數人。彼此口角。人聲囂然。擾攘特甚。聖人喜曰。此真吾講道地也。遂安置小凳。以代講臺。賭者笑其迂。譏之曰。吾輩賭興正濃。決不汝聽。汝講道此處。枉費唇舌耳。同學者目擊情形。亦以輟講爲請。言不如暫回修院。俟之異日。聖人不可。曰。吾恃聖母大能。若輩一聞吾言。必將感悟。盍偕吾進堂求聖母降福乎。二人進堂祈禱。片刻卽出。伯爾各滿升凳上。恭畫聖號。先誦聖母經。經甫畢。聚賭之衆。若有迫之使來者。棄其賭具。爭來聽講。兵弁

喧囂之聲亦息。大眾環立左右。屏息聳聽。無敢喧譁者。講畢。肅然送聖人回院。以伸其欽佩之心云。

同學有名味多略者。散心時。人皆聚歡。彼獨向隅。聖人燭其心。乘機密語之曰。吾知爾心有憂。須知人心憂鬱。易招魔誘。幸祈吾弟。加功祈禱。庶不致罹魔網羅耳。味多略不聽。憂日益甚。遂墮魔計。決計棄耶穌會。而入某隱修會。一日請命院長。託言欲散心遠遊。長者初不意其有他也。遂許之。命與聖人偕行。其人雖不悅。然以長命難違。遂偕聖人出院。途次謂聖人曰。吾欲往某隱修院遊覽耳。某隱修院相距甚遙。時當盛夏。暑甚。二人汗流浹背。勞瘁異常。行數時始至。其人又謂聖人曰。吾有要件與院長相商。爾不得與聞。可於門外靜候。遂獨入院。長內室。聖

人頗疑其所爲。仰天求主。蒙主默照。燭悉味多略之謀。味多略與院長晤語許久始出。聖人惻然謂之曰。汝謀雖密。我盡知之矣。天主召爾進耶穌會。乃欲出此入彼耶。吾爲爾虔誠祈禱。爾謀必不得遂。味多略驚惶無措。見聖人備悉一切。遂盡吐實。聖人急欲告知院長。使設法挽救。欲速回修院。味多略曾求隱修院長。是日往耶穌會修院。商成其事。則不欲遽回修院。故紆徐其途。且邀聖人入某大堂。聽司鐸講道。聖人正色曰。吾二人宜速回修院。尙何遲徊爲哉。味多略不得已。隨聖人速回修院。聖人徑往院長前。陳奏其事。院長遂召味多略。叩其何故欲棄耶穌會。味多略悄然太息曰。耶穌會士貴能濟世淑人。僕樗櫟庸才。非其選也。竊欲引避。獨善吾身。院長曰。汝意誠善。然安知非

魔鬼隱計。欲沮爾救多人靈魂乎。亟當求天主開明。果然不久。味多略如夢初覺。大悟其非。深感聖人挽救之恩。厥後晉陞司鐸。德業兼隆。救多人靈魂。聖人與有力也。

統觀諸聖傳記。聖人之死。天主每預示其期。似此破格鴻恩。天主固未嘗私伯爾各滿。然亦未嘗吝也。聖人在天主降生一千六百二十一年。西歷八月間。起居惟適。飲食如常。身體固無恙也。乃忽作臨終之想。厭居塵世。仰慕天堂。此念倍熾於昔。昔聖保祿宗徒所言。我甚願離吾肉身。而締合基利斯督。聖人反覆稱道。蓋確知終期已匪遙矣。至聖依納爵瞻禮日。或問其所求何恩。聖人曰。我尙何求。亦求吾聖祖。賜我善終於耶穌會。斯已耳。是晚領主保單。聖人所領主保單。題有警句曰。爾宜寤宜禱。

因爾不知死在何時。聖人一覽。喜不自禁。持以示師。彼格老曰。天主召我矣。越數日。院長命聖人往某修院。在大衆前。辨論格物之學。會聖人微有不豫。然自忖。采薪小憂。不可以違長者命。遂往辨論。多時。聽者忘倦。皆奇其學問之淹貫。剖析之精詳。見其德光發越。氣度莊嚴。尤深欽佩。講畢。衆皆稱善。然聖人自覺精神疲乏。病勢漸增。速回修院。終夜輾轉。不能成眠。次日。往告院長塞巴利。適塞巴利自屋出。望見聖人。顏色憔悴。大異從前。怪而問之。聖人語之故。院長因命聖人往養病房就醫。聖人不回私室。聞命徑往焉。醫者巴來辣。命聖人就寢。詢之曰。爾病將若之何。聖人忻然答曰。惟天主所欲耳。其師彼格老聞聖人病急。來省視。聖人望見之。笑謂之曰。我主保單所題警句。乃今日

驗矣。時有大德神父。名西高者。一得聖人寢疾之耗。謂人曰。聖母升天瞻禮在邇。天主必召伯爾各滿升天。過此瞻禮。以報其熱愛之誠。雖無大病。死無疑矣。

是日。乃瞻禮七。西歷八月初七日也。次日主日。司鐸來送聖體。聖人欲下榻跪領。醫者不可。因在牀上端跪敬領焉。至瞻禮三。病勢增劇。委頓殊常。一連三晝夜。不得片刻安眠。然猶笑語如常。身受苦痛。絕不形於色。故多人謂其病非沉重。不難刻日就痊也。

院長塞巴利。素重聖人。頻來問疾。見聖人病劇。殊有憂容。蓋深恐修院失此盛德芳型也。是日晚。院長又來謂聖人曰。爾未救多人靈魂升天。遽欲死耶。聖人曰。救人靈魂。吾在世不能。必在

天上耳。院長曰。誠使天主不數日命爾卽死。爾能無憂乎。聖人曰。我心境坦然。毫無憂懼。院長復召巴來辣。囑其夜間守候勿離。然後去。聖人謂巴來辣曰。我死活何關重輕。乃煩長者過慮如此。

夜間仍不能眠。因與巴來辣談愛主進修之事。巴來辣見聖人氣弱聲微。知臨終非遙。欲聖人次日領臨終聖體。遂告知之。聖人一聞此信。喜不自勝。挺身起坐牀上。謂巴來辣曰。此真佳信。吾所樂聞者。無踰於此。既而兩手抱持苦像。敬而親之。凝睇注視耶穌。求曰。吾可愛之主耶穌。我在世所愛惟爾。今祈幸勿棄我。祈禱多時。巴來辣恐其太勞。欲勸止之。聖人曰。如此祈禱最能悅我心。加我力。殊不知勞也。兩點鐘院長塞巴利來。聖人欲

行總告解。院長知其靈魂清潔。極似天神。不許。聖人因將近日。所有疑似微失。他人所不以爲罪者。一二端。痛告求赦。禮畢。求院長准其臥地領聖體。及終時服耶穌會本衣。院長皆許之。時聖人同學修士。雖知聖人違豫。皆謂病勢甚輕。何難指日痊愈。及四點鐘。院長告以伯爾各滿病且危篤。將領臨終聖體。莫不相顧失色。愛懼不堪。院長率衆至堂。恭捧聖體。命衆肅隊前導。魚貫入聖人病室。修士皆欲近覩聖人。奈室小人多。勢不能容。殊形擁擠。時左右鋪草褥於地。聖人仰臥其上。容色怡然。見司鐸近前送聖體。忽力疾而起。聳身端跪。合掌當胸。備極誠切。左右見其弱不能支。急扶持之。聖人舉聲曰。我信在我前者。乃全能天主聖父。及眞福童貞瑪利亞之聖子。我誓欲終身爲羅

瑪聖而公會。及吾耶穌會之肖子。語畢領聖體。復臥牀上。兩手交橫胸前。作十字形。與主默契。神遊天上矣。旁觀之衆。感慕流涕。悲泣嗚咽。聲徹戶外。蓋彼素皆敬慕聖人。一旦死別。有不勝其憂者。

越數時。聖人求受終傅禮。院長許之。復召衆修士。同來預禮。當行禮伊始。衆復大感。涕泗交橫。莫能仰視。院長行禮。亦淚流如注。誦經語不成聲。聖人獨心曠神怡。顏色蘊藉。一如平時。定心合掌。凝眸仰天。司鐸誦經。遇有應句。必揚聲應誦。故人謂聖人臨終。如大將臨敵。操必勝之券。是以勇氣百倍。未嘗怯也。禮畢。聖人請命院長。謙詞向衆曰。我與兄輩周旋久矣。如有表樣未善。與開罪爾衆之端。尚祈恕我。院長問聖人心境何如。聖人曰。

我自問生平。未嘗作意犯一小罪。亦未嘗犯一小規。是以臨死殊甚慰藉。

時有司鐸格辣西者。亦聖人師也。慟哭尤甚。聖人瞥見之。笑謂之曰。吾師宜喜。乃反哭耶。蓋聖人視死如歸。是以頻謂左右曰。我將行矣。我將行矣。將入天主之宮矣。午後。聖人病勢較輕。諸人皆相慶曰。終傳聖事愈之矣。聖人聞之曰。信乎。終傳聖事能愈人。然我病必不起也。時院長屢獻祭誦經。祈主賜聖人痊愈。聖人覺之。謂左右曰。院長與吾交戰。吾知彼必不勝。蓋言必不獲所求也。又有人謂聖人曰。汝病極似達尼老。蓋聖達尼老病始於八月初十日。於十五日。聖母升天瞻禮棄世。汝得毋亦終於聖母升天日乎。聖人曰。否。不然。吾病先聖達尼老二日。然則

死亦必先聖達尼老可知矣。聖人雖時與人言。然心與主契未嘗少間。頻求曰。吾聖母瑪利亞勿虛我望。我曾誓爲爾子。爾所知也。

九點鐘。修士皆就寢。院長擇三人。在聖人處侍疾。因聖人病不成眠。欲聞聖類思公撒格臨終時事實。左右卽取聖類思傳讀之。傳有曰。類思臥病。惟醫命是從。從無不忍之色。聖人聞之。歷然曰。吁。吾天主。我不知我於忍耐一節。曾否有虧。倘有。懇爾恕我。旣而聞聖類思終時。誦感謝天主經。聖人卽時亦揚聲誦之。左右讀傳訖。聖人舉聲唱經曰。瑪利亞聖寵之母。仁慈之母。護我等於仇敵。收我等於死候。左右聞之。爲之掩泣。夜將半。巴來辣來診脉。長嘆曰。去死不遠矣。聖人聞之。將頸上

念珠。取下。纏於苦像上。復將耶穌會規本。合併持之。置於胸前。欣欣然有喜色。謂人曰。此三物。乃吾所極愛者。持此三物。死無憾矣。語畢。數數親之。夜半以後。聖人與主默契。不復多言。

黎明。塞巴利來謂聖人曰。吾方誦經。遇有一句。頗足慰爾。是句爲天主謂善人之詞。曰。吾子勿懼。吾與爾偕焉。吾將救爾於兇魔之手。是言將於爾驗矣。聖人曰。是言固當驗。然此皆賴吾聖母之功也。聖人深味經言之旨。自是以後。反覆稱道。不忍暫忘。乃不久魔誘猛攻。聖人蓋預知之矣。

瞻禮五。遠近聞聖人病篤。且曾預言終期。叩門求見者甚衆。耶穌會總統。味代來斯吉。先來問疾。聖人望見之。謙讓不遑。喜容言曰。僕不德。蒙耶穌會厚恩。無能仰報。今致謝我神父大人。總

統晒而慰之。舉手降福之而去。厥後某紅衣主教與羅瑪數位名公顯卿先後接踵而來。巴來辣恐聖人過瘁。問聖人可否閉門謝客。聖人曰。是在院長定其可否。吾不容心於其間也。有某主教來見聖人。出語人曰。是何色之閒暇。詞之安定。心之暢遂。乃爾臥病者。洵非人。乃天神也。是以人得見聖人。莫不以爲眼福。

午後諸同會修士皆來求見。聖人一一見之。各隨其資稟品詣。授以善言。而於愛敬聖母與默禱守規數大端尤諄諄致告焉。同學聆其至言。一如天主親諭。退而誌之。終身奉爲箴銘。此時聖人蒙主神光。能預言未來。修院有名費來第者。聖人同學友也。入見聖人曰。汝早離世升天。得見天主聖容。誠真福哉。倘天

主召我與爾同死。棄此涕泣之谷。我必以爲至幸。聖人注目視之。若不勝欣悅者。謂之曰。吾弟費來第。勿疑吾言。我死後。爾亦必死。不須久待也。費來第喜曰。天主賜我早死。棄塵世而入天鄉。我實感恩無地矣。遂出。果然聖人去世後。費來第卽臥病不起。雖年少體強。素無疾病。不久竟卒於聖人臥牀。

聖人且能燭人隱念。舉一事可知。修士斐辣立。學問優長之神父也。曾起意爲本會聖人作讚。以顯揚之。因事務叢脞。不果。然其意猶未置諸懷也。聖人乍見之。卽揚聲懇求曰。吾神父。亟當顯揚吾耶蘇會聖人。斐辣立退而自思。不勝詫異。以爲聖人顯揚之言。必指吾作讚之意。此意未嘗告人。彼何得知。此必天主默示之也。

有聖人同學。名尼各老。辣愷者。來問聖人死期。聖人默思片刻。鑿鑿語之曰。我明日必死。其在卯正時乎。問答訖。有羅瑪二名。醫來視聖人。聖人連聲語之曰。我將往矣。我將往矣。醫問何往。對曰。往天鄉耳。醫出語人曰。伯爾各滿之病。我輩悉心診視。萬不至死。其死必天主召之也。

時至晚餐。諸修士暫別。室中虛無人。有公學幼生。名嘉我第者。德才並美。求進耶穌會。院長乘機引見聖人。聖人顧而樂之。持其手而親之。喜謂院長曰。我死。彼補吾缺。卽作吾觀可也。晚餐後。諸修士皆欲守候聖人。羣聚病房門前。及院長來。僅擇四五人。夜間侍疾。餘悉命就眠私室。慰之曰。伯爾各滿臨終。必告知爾衆。使爾得見其死。衆心稍安。有偉列爾莫者。臨別。問聖人死。

果在何時。聖人毫不遲疑。卽曰。明日早晨。公學鳴鐘講書。卽吾死時也。其師彼各老臨別。亦謂聖人曰。爾死必待我回。萬勿乘我他適。而遽死也。聖人應曰。吾師勿疑。我死師必在此。

聖人蒙主默示。預知魔誘將來。頻謂左右曰。是夜將行大事。少頃又曰。是夜魔鬼定來與我交戰。所謂大事者此也。十點鐘。巴來辣以肉湯少須飲。聖人沾唇卽止。曰。可矣。此非飲食之時。乃祈禱之時也。遂求左右誦臨終經。及諸聖禱文。誦至精修聖人名。聖人舉聲高唱。衆人和之。誦畢。聖人欲睡不能。因自詠亞物海星之詩。摯愛之情。見於聲韻。且音雅中節。不爽毫釐。巴來辣感其肫誠。又憐其疲倦。謂之曰。汝病不堪。何不自愛如此。聖人曰。臨死固當樂也。時左右相語曰。伯爾各滿恐至死能言。

聖人聞之。顛謂之曰。誠然。吾至斷息之頃。能言。須臾謂人曰。魔誘將來。吾甚恐。爾衆速爲吾祈禱。亞爾剛伯神。爰在旁。曰。汝畢生熱愛聖母。今汝瀕危。聖母能不汝愛。而施佑乎。聖人曰。然。我愛彼。彼尤愛我。我若有千萬心。將以千萬心愛之。且將永遠相愛矣。

聖人轉身欲睡。左右皆退。戶外招涼。方欲消遣片時。忽聞聖人哀號之聲。諸人急遽入室。見聖人坐起牀上。有不勝驚怖之色。唇舌顫慄。兩手搖盪不安。仰天哀呼。焦灼萬分。連聲曰。不。不。我不爲此。吾耶穌。我敢得罪爾乎。吾聖母。我敢獲罪於爾聖子乎。速去。遠離我。我必不爲此。我寧死千次。萬次。萬萬次。必不爲此。諸人聞其聲音之慘。睹其形色之異。知其爲群魔所乘。皆伏地。

祈禱灑聖水於牀。不久聖人漸安。容色亦和。厲聲斥魔曰。沙磧遠去。我不爾畏也。旋持其苦像。念珠。耶穌會規一冊。及聖櫃。舉以示魔曰。此卽吾戰具也。此時天主顯聖跡。用慰聖人之心。所持諸物。忽發異光。聖人曰。睹神慰。欣喜無似。歎賞曰。我苦像何彪炳若此耶。我念珠何閃爍若此耶。黃金耶。寶玉耶。璀璨蔑以加矣。如是者久之。神光始散。聖人遂將念珠自掛項間。取會規一冊。展閱片時。尋見發願經文。卽虔誠誦之。誦畢。神父格辣味達舉聲唱諸聖列品禱文。聖人卽應聲和之。且高舉所持苦像。以致其虔誠。唱至除免世罪天主羔羊句。聖人求衆暫停。自己注視苦像。獨誦應句云。主救我等。連誦三十次始止。情詞肫摯。觀者無不感泣。

不久。院長來視聖人。見聖人已不能言。惟以兩目顧盼。示意已耳。人見其狀。多疑聖人至死能言之語不驗。豈知少頃。聖人勉強呼耶穌聖名二次。忽能言如初。至六點鐘。天主復許魔誘震撼。以煉其纖微之失。以增其勝魔之功。此次兇猛逾前。聖人鑽眉哀號。連聲曰。斯實出於無心。斯實出於無心。又曰。爾固當回修院。爾固當回修院。時其師彼各老在側。見其頻呼不止。近榻命之曰。若望。爾恒遵吾命。凡吾所言。未嘗忤也。我今命爾。惟言吾所語於爾者。毋得分心他事。奇哉。聖人一聞師命。旋即捫舌。向師莞爾而笑。波濤一時頓息。顏色和平。如無病時。卽如師命誦經曰。吾天主。我信爾望爾。愛爾也。是後心平氣靜。如撥雲見日。無復風雨之慘矣。是可見聽命之德。其效最神。而聖人之聽

命雖瀕死猶兢兢也。

當魔誘來乘時。聖人頻曰。斯實出於無心。是必魔鬼因聖人志行清潔。無瑕可指。特揭其一二無心之失。以憧擾其心耳。其曰爾固當回修院。是蓋以味多略事懼之也。先是味多略欲棄耶穌會。因聖人勸阻不果。此聖人之功。而魔乃以爲罪。以震駭之歟。

聖人既摧敗魔攻。自知死時在卽。復求左右誦聖人列品禱文。聖人仍和之。及誦聖母禱文。聖人聲韻健舉。清越逾恒。左右偶有遺漏之句。聖人卽舉聲補之。誦童身之聖童身者句。聖人卽舉首向聖母像點頭致敬。謝聖母所賜一生貞潔之德。時已八點鐘矣。

又逾二刻。聖人猶敬持三件聖物。凝眸視耶穌苦像。不復他移。神閒氣靜。若有所思。繼而頻呼耶穌瑪利亞聖名。旋即溘逝。維時公學鳴鐘講書。適符聖人預言。時天主降生後一千六百二十年。西歷八月十三日。瞻禮六。統計寄世二十二歲。零五個月。聖人終後。顏色如生。不知者以爲睡也。羅瑪公學。不下二千生徒。素皆耳熟聖人芳名。偶聞訃音。莫不垂涕歔歔。競相揄揚盛德。教讀師。率皆聖人同學友。故識聖人尤確。向諸生讚揚聖人。其時德化所感。諸生皆懷學聖之願。恂謹守規。有逾昔日。城中士庶。一聞聖人去世。叩門求見者。實繁有徒。及聖屍昇入大堂。大衆蜂擁而來。累迹駢肩。交錯於道。一時殊形擁擠。皆欲親聖人之手。以顯其欽愛之忱。偶得聖人零星小物。莫不什襲珍藏。

奉爲至寶。霎時將殮布割取殆盡。竟有人剪取聖人爪髮而珍同拱璧者。護守之人阻止不獲。旋因靈跡多端。諸人高聲宣揚。來者愈衆。不得已將聖屍移於別堂。以鐵檻護之。庶保無虞。豈知仍有乘人偶不及防。剪割聖人衣履者。又不得已移於更衣所。諸人始不得近。然是日自朝至暮。大衆輪流往來。已不可屈指數矣。

次日瞻謁聖屍者。仍紛至沓來。終日未絕。且各會修士及貴顯之人。如紅衣主教及本城名公巨卿。競趨拜謁者。亦踵相接也。是日晚始得殮葬於聖類思公撒格小堂內。方聖人去世時。諸修士莫不痛悼。乃不旋踵。皆變憂爲樂。喜氣洋溢。蓋思聖德純全。死後必升天無疑。念及此。便有一種神樂。

充滿於心。且修士熱心守規。視昔有加。是盛德感人。死而愈神也。不惟幼年修士。卽耆德如瑪蘇吉。瑟各第諸人。亦屢屢往拜聖墓。數謂人曰。吾求伯爾各滿。敬其遺像。與他列品聖人。無殊致也。比利時聖人故鄉。聞其死也。亦皆以聖人敬之。卽安味爾一城而論。自接訃音。便有十二鑄工。精刻聖人之像。不幾時。出售者三萬有餘。其他工料較劣之像。不甚精絕者。廣布遠邇。幾於無家無之。

計自聖人去世。迄今所顯靈奇。不可計算。謹述三四。餘可類推。加大利納羅瑪城中女也。因病雙目失明。聞聖人死。卽求左右扶掖。至大堂聖屍處。持聖人手。摩其兩目。目卽復明。不須嚮導。獨步而歸。

聖人去世之初。羅瑪有大德命婦。名亞西利亞者。聞修院鳴鐘聲。愀然謂其二女曰。有修士去世矣。亟宜爲彼祈主。賜之速息安所。爰偕二女往私宅小堂。母女各欲誦達未聖詠。予自幽谷云云。蓋爲亡者習誦之經也。乃忽覺唇舌不仁。欲誦聖詠不能。勉強啟口。便誦感謝天主經。如是口不應心者。至再至三。命婦不勝詫異。顧問其女。未多理納。其女亦言。已方欲誦。予自幽谷云云。乃口與心違。不覺竟誦榮福經。及覺。欲改誦而不能也。於是母女錯愕相顧者久之。命婦忽憬然悟曰。適死者非常人。必聖人也。盍一往觀之。及出。見多人雜遝。雲屯大堂門外。堂內填塞。觀者如堵。幾於無容足地。問途人適去世者爲誰。皆曰比利時國妙齡修士也。死時大彰聖德。命婦聞之。切欲一睹爲快。遂

借二女奮身擠入。及見聖屍顏色美麗。以爲如天神也。甚敬慕之。先是命婦嘗患脇痛。往往痛劇欲絕。此時擁擠過勞。舊疾復發。因將手巾輕拂聖面。然後置於兩脇疼痛處。切望聖人垂救。忽覺疼痛頓止。數年沉疴。一旦消除。永不復發。

又有修女名瑪利亞。安各亞第者。體素善病。委頓不堪。嗣因心患忡怔。痛劇難當。加之咳嗽不止。病勢遂至垂危。一息奄奄。醫皆束手。惟有待斃已耳。時有人持聖人像。示謂病人曰。此伯爾各滿聖人像也。聖人所顯靈奇。不勝屈指。汝病雖瀕危。醫藥罔效。求救於聖人。安知不獲痊也。言訖。置像於病人枕邊而去。瑪利亞因病勢岌岌。神志惛憤。若弗聞者。至次日昧爽時。精神稍復。忽憶其所言。乃力疾取枕邊像。先加之額上。繼置之胸前。

滿心望聖人垂救。少頃覺舊疾霍然若失。挺身而起。自服衣履。跪謝聖人大恩。旋又入堂。連與三臺彌撒。且與彌撒時。屹然長跪。無所憑倚。是日醫來問瑪利亞死也未。瑪利亞遠聞醫士語聲。疾趨迎之。醫士望見之。不勝駭異。愕然問之曰。子非瑪利亞耶。何康健若是。對曰。然。子誠是也。曰。子病之痊。其聖人之顯靈乎。抑魔鬼之爲怪乎。時瑪利亞手中猶持聖人像。卽舉以示醫。曰。此聖人之力也。醫士驚嘆曰。此真聖跡矣。吾將述其顛末。以證其實。

數十年前。在墨洲加那達地方。有閩女名瑪利亞威爾桑者。自幼從父母習路得誓反教。至十六歲時。暫別父母。寓姊丈家。比鄰有正教善婦。屢來與瑪利亞晤談。不久。性情浹洽。相視莫逆。

若膠漆焉。一日婦邀瑪利亞往耶穌會堂與彌撒。瑪利亞卽隨之去。適是日禮節繁華。瑪利亞見所未見。初甚異之。漸蒙天主寵照。頓覺心境大變。向所有疑忌天主教種種隱念。一掃而空。遂萌歸正之志。沉思數日。此志益堅。因將心境事。告知所善婦人。婦人卽引之見某耶穌會神父。神父查知瑪利亞已蒙聖神啟牖。聖教諸端道理。不煩言而自解。而又信愛篤誠。志行端謹。遂准其領聖體。及堅振聖事。瑪利亞蒙恩感激。竊自欣幸。爰郵書達知父母。且勸其反本歸宗。改歸先祖所奉之天主教。父母得信。怒從心生。覆書漫罵。責其冥行妄爲。且恐嚇之曰。汝若執迷不悟。二親恩愛於汝絕矣。我家宅舍。不復容汝。家產亦無汝分等語。

瑪利亞接閱此書。一痛欲絕。自思父母不以爲女童。童年弱質。身將焉依。怙恃至親。忽同異類。此情何堪。一日正惋惜自傷。泔泔淚下。忽見聖母顯現。慰之曰。瑪利亞。毋以失親愛爲悲也。今而後。吾爲爾母。瑪利亞一聞此言。心甚慰藉。乃不幾時。愛又中生。殊難自遣。向隅啜泣不止。聖母又顯現。慰之曰。吾女。何又涕泣。乃爾。吾非汝慈母耶。瑪利亞連蒙聖母兩次降慰。心遂安定。而其愛敬聖母之心。亦倍摯焉。因欲效法聖母童貞。矢志貞修。卒世。又欲進耶穌聖心修女會。因往女會長處請求。會長查悉瑪利亞之爲人。甚欽慕之。遂允其所求。孰意進會伊始。尙未改服修女衣飾。瑪利亞忽覺不豫。不數日。竟至垂危。延醫治之。醫診視良久。謂女院長曰。病已岌岌如此。人力難施。醫家方劑。安能

奏效。

時院長姆母方讀真福伯爾各滿傳。見垂死大病。痼疾沉疴。求聖人得活全者。不一而足。因決意求救於伯爾各滿。且立志如得所求。將來明證其事。用速其列聖品之議。於是命諸修女。通行九日敬禮。堂中祭臺上。供設伯爾各滿像。張彩列燭以飾之。院長日偕修女數十輩。羅跪像前。禱曰。懇祈天主。榮顯爾僕伯爾各滿。因其轉達。賜瑪利亞病體就痊。爲速爾僕列聖品之議焉。乃祈禱數日。瑪利亞病不少瘥。猶是血不華色。氣不充肌。歛枕呻吟。殊無生意。遂行終傅禮。以備不諱。延至第八日。疾轉大漸。四肢淒涼。指甲作黑紫色。喉舌癰腫敗爛。口流黑血。涎汚唇齒。左右擬其卽死也。爲之誦臨終經。乃誦經移日。瑪利亞依然

如故也。次早。鐸德聞瑪利亞未死。欲爲之送聖體。恐其不能下咽。取形麵一小分。以水送下之。瑪利亞數日以來。喉舌腫痛。滴水不容。及領聖體。勉強咽下。痛劇如割。悲慘情形。令人不忍寓目。已而衆皆散去。室中虛無人。

逾時。院長來。瑪利亞搔首望見之。卽伸手大喜曰。我病痊矣。可以起矣。院長且喜且驚。信疑參半。瑪利亞覺之。復語之曰。我病實痊矣。我能卽起。夫復何疑。不信。試以杯水飲我。院長與之水。瑪利亞飲如鯨吸。毫無難滯。始信其諸病消除也。諸修女一聞聖蹟。競來探視。一點鐘前。瑪利亞眩暈顛賴。頹臥如屍。今見其氣壯色澤。唇齒鮮潔。耳目聰明。莫不嘖嘖稱奇。以爲死而復生也。少頃。醫來。彼本誓反教人。不肯遽信聖蹟。查驗許久。見諸症

果然根除。始驚嘆曰。爾瀕死得生。洵非人力矣。人問瑪利亞如何頃刻獲痊。瑪利亞居心謙退。不肯輕語與人。嗣院長命傳其事。用彰聖伯爾各滿神能。乃援筆敘其顛末曰。

方我領聖體後。口雖不能言。神志頗清。我卽默求曰。吁我可愛耶穌。懇求爾因伯爾各滿轉達。賜我病體就痊。然使爾聖旨實不欲我生全。卽新增我神力。堅忍病苦。以至於死。我又轉而向伯爾各滿像祈禱曰。人言爾多顯靈奇。果然是實。尙祈勿獨棄我。我祈禱甫畢。覺有人至我榻前。謂我曰。試啟爾口。我卽如命。勉強啟口。不知其人此時以何香液飲我。我一沾唇。便覺氣體爽健。其人朗聲謂我曰。吾妹。爾欲服修女衣飾耶。勉盡乃心。毋懼。時我目眩曠。未見與我言者爲誰。但覺精神全復。我卽轉身。

驚喜曰。奇哉。我愈矣乎。此時我恍見一人。輝映煥發。立我身邊。手持金杯。我卽愕然自問曰。此莫非伯爾各滿聖人耶。其人應曰。然。余誠是也。適全能天主特遣我來。除爾夙疾。毋恐。我一聞此言。喜不自禁。方欲凝睇細覘之。彼忽杳然不見。此我大病獲痊之實在情形也。時在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六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。

瑪利亞蒙此大恩。莫名感佩。嗣後每月十四日。必領聖體。以追感此日聖蹟。又日往聖人發現處。叩拜祈禱。瑪利亞自病愈後。得服修女衣飾。德日益進。體日益強。心甚適也。乃不久。忽生疑懼。殊難釋然。不知所記病痊之事。是否有當。伯爾各滿以爲何如。再聖人所問。欲服修女衣飾之言。不知其意何居。尋繹日久。

疑懼益深。無已。決計再求聖人顯示。一日領聖體後。復往聖人顯現處祈禱。正憂疑問。倏見伯爾各滿。又來發現。顏色忻悅。光彩照人。藹然謂之曰。汝乍見我。得毋恐懼乎。言際。卽以手按撫其頂。以安其心。慰之曰。汝親筆所記聖蹟。無不是處。甚合余心也。又曰。汝旣服修女衣飾。宜謹守修院諸規也。瑪利亞乘機問聖人曰。我久活人間否。聖伯爾各滿答曰。汝不久活人間。不過初學時卽死耳。勉盡乃心。我日後復來視汝。示汝死期。語畢。形隨聲泯。

自是瑪利亞憂疑全釋。每念及聖人顯現事。卽有一種神樂。充滿靈魂。遵聖人命守修院諸規甚謹。次年七月初。瑪利亞精神壯健。身體固無恙也。乃忽言己之將死也。自擇葬地。自備殮布。

他人見其起居甚適。皆不之信。至聖伯爾各滿瞻禮前二日。忽
悟仆於地。及甦笑謂院長曰。此特第一關耳。再過一關。去死不
遠矣。是日醫來問疾。瑪利亞舉所持伯爾各滿像示之曰。此我
神醫也。賴此神醫。我病不久卽痊。但不痊於人世。而痊於天堂
耳。醫不曉其所謂。取像審視久之。時院長在旁。謂醫曰。適瑪利
亞所言。願先生牢記於心。以觀其果驗與否。已而醫辭去。自念
瑪利亞暫抱微恙。不難指日就痊也。乃不數日。疾忽危篤。延醫
復來診治。醫驚異曰。瑪利亞之病何迴不猶人耶。移時呼耶穌
聖名而逝。按瑪利亞雖未明言聖伯爾各滿來示死期事。而能
預知死期。鑿鑿言之。不爽如此。則聖人之顯示。以踐所許。可不
言而喻矣。瑪利亞終後。卽將聖伯爾各滿發現處。改爲聖堂。以

敬聖人。且誌不忘。

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六十五年。教宗比約第九位。詳覈聖人一生行實。及死後所顯聖蹟。遂列於真福之品。并立聖人爲幼學主保。厥後二十三年。教宗良第十三位。於聖人生死事實。覆加核奪。逐節察明。因於耶穌聖名瞻禮日。偕伯多祿格辣味爾。與亞爾方索羅特蓋思等九人。同列聖品。時一千八百八十八年。正月十五也。

NR1025

24
262012
2

262012

(2)

NR1025